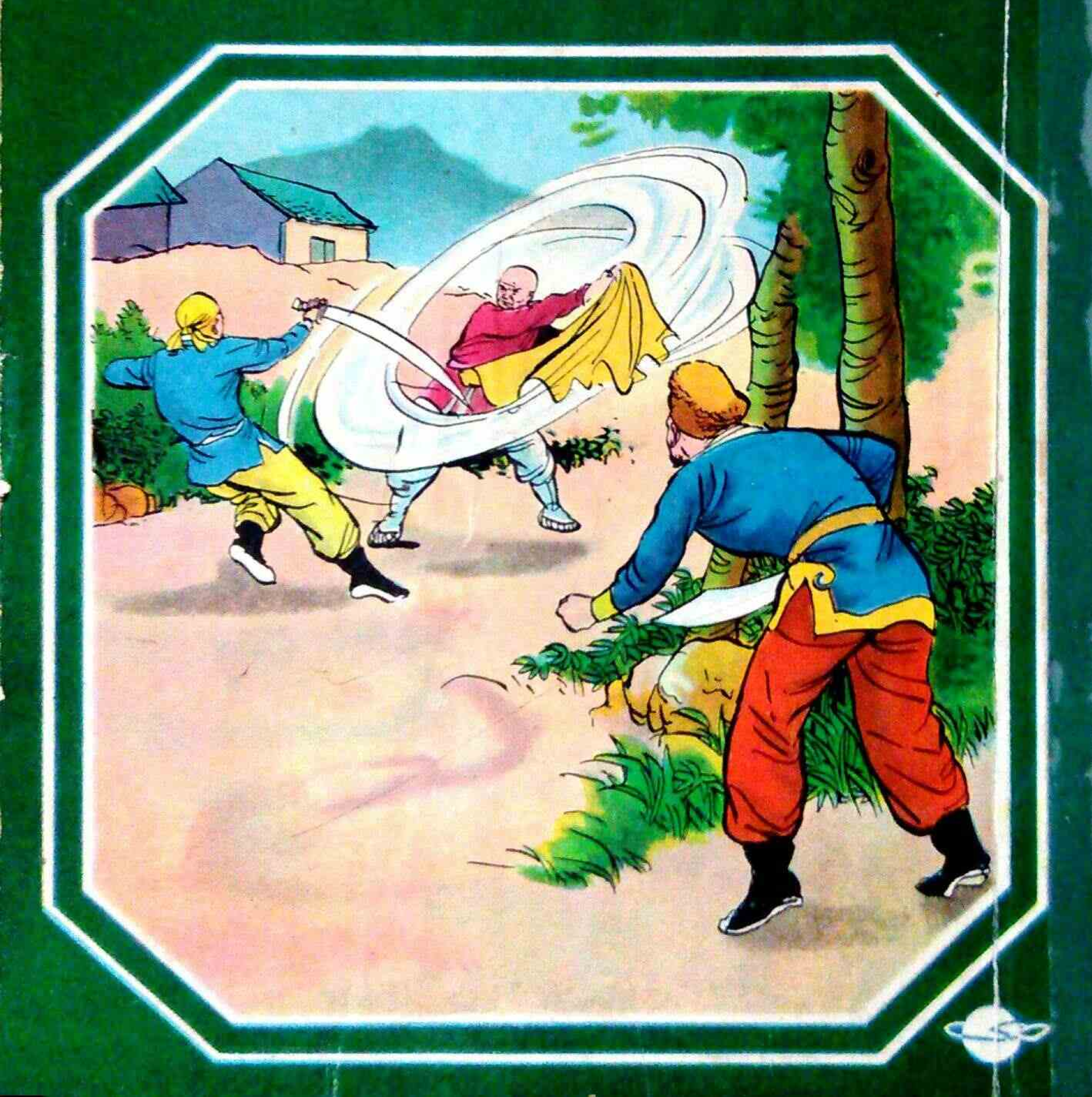
大刀王五 彈劍樓主著

清宮戰喇嘛



·大刀王五·

清宮戰喇嘛

彈劍樓主 著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

目次

弁言

中國的遊俠，從古便有，太史公作遊俠列傳，就是要提倡遊俠精神。中國的遊俠精神，與日本的武士道大同小異，都是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非恩怨，總要分明，其慷慨捐生，從容就義之處，又與儒家精神暗合。日本的武士道，大致上也是這樣，所不同的是氣量不及中國那樣寬宏，修養也不及中國遊俠那樣到家而已。遊俠精神是值得提倡的。

淸代末葉，出了一個頂頂大名的遊俠，這人便是大刀王五，平江不肖生在江湖奇俠傳中，說到王五的故事時，總是推崇備至。這因爲王五不獨在武功方面有極高的造詣，而且服從眞理，最知大體，每從國家民族大義上着眼，不修小怨，生平尙意氣，重然諾，嫉惡如仇，求賢若渴。早年在北京開設鏢局，常常單騎押鏢，走遍五湖四海，交盡天下英雄。眞不愧是近代最出色的大俠。難怪平江不肖生對他特別佩服。

王五是河北省昌平府人，原名子斌，父親是北京的名教頭王德寶，德寶在北五省武林中頗有名氣，晚年生了王五。老年人對於少子總是特別喜歡，加以王五生來特別聰明，惹人憐愛，是以德寶用心將生平絕技傳授給王五。王德寶最善用雙鈎，故王五早年亦以雙鈎出名。雙鈎這種兵器，是由短劍變來的，長約三尺，在將到劍端的地方，伸出一個鈎來，另在握手之處，加上「護手」，「護手」的形式是月形，長約五寸，兩端微彎如新月狀，附於直柄之上，上下用兩條橫鐵相連，握手的地方便在

上下橫鐵之間，如果敵方的刀劍削到柄上，便被橫鐵阻格，削不到手腕，是以名曰「護手」，護手亦可作短戟使用，蓋那新月形的兩端與戟狀相似，非常尖利，敵人臨近時，可反手以護手刺之。此種鈎亦稱爲護手鈎，那是近代的兵器，不屬十八般兵器之內，北方五省非常流行。

王五在十八歲時，死了父親，這時他的威名已經遠播，主持他父親所遺留下來的「鎭遠」鏢局，憑着一雙護手鈎，打敗過不少草澤英雄，也會過不少武林前輩。武林中便給他取個名字「雙鈎王」。後來有一位父執對他說：「雙鈎是旁門外道的兵器，鈎法也不是武技正宗，鈎法雖使得好，却不足以稱爲大家，你的刀法本也不錯，何不改稱爲『大刀王五』，那比『雙鈎王』大方得多了。」王五聽了他的話，才改稱爲「大刀王五」，以後一直沿用這外號，「雙鈎王」的名稱反而湮沒，只有他的父執輩有時還以「雙鈎王」稱他。

王五生平的行事，可以記述的甚多，平江不肖生只記了一部份，那是因爲平江不肖生與王五是好朋友，王五不想炫耀自己，極力制止不肖生不要過份誇張。如在湖南遇神拳全光祖的事，根本還有許多枝節，不肖生已經記了下來，王五知道，一定要他删去，便是一例。不肖生爲了尊重前輩的意思，只得把王五許多故事，都畧去了。這實在是非常可惜的。

作者壯歲漫遊幽燕，好與武林中人往來，每聞前輩提及王五的事，便留心傾聽，其中不乏驚險緊張、可歌可泣的事迹，聽了之後，順手記錄下來，打算寫成一本傳記，表揚這一代大俠。王五的故事，是活生生的眞實故事，要寫出來，一定動人。但當時聽說王五尙在人間，作者打算一見其人，然後動筆，不想年復一年，此願始終難償，因此作傳的事，也就蹉跎下來。

王五到今日如尙健在，應該有百多歲了。相信他已經去世。但是，他在什麼時候去世？在那裡死的？全國的武林耆宿，沒有一個知道。還有人說他晚年棄家入山修道，養成長生不老之術，至今仍然健在的。關於這一說法，作者不欲輕予置信，但是王五晚年入山的事，却是眞的。

據王五的家人說，他在民國八年時，便將家財分給子孫。聲言要入山修道。他生平所用的刀，也封了起來，用紅巾包裹，供在祖先靈位之旁，吩咐子孫說，這把刀只許男丁看，不許女兒或孫女看。兒媳孫媳也一律不能看。爲什麼有這樣的囑咐，當時王五沒有說出來。他的後人，也不便追問，只恪遵他的命令，至今還是只許男看不許女瞧。

後來王五離了家，到什麼地方去，沒有讓家人知道。從此之後，他便沒有再出現了。這眞是神龍見首不見尾。家裡的人得不到他的信息，至今還不敢設他的靈位。王五的子孫，提起王五來，只稱家父家祖父，不稱先父先祖。這是作者訪問王五家屬時所親歷的經驗。

不管他老人家是否已死，他的傳記還是可以寫的。筆者旣多年懷有替他作傳的心願，此時便決定動筆。至於故事的次序，是以時期分別先後，先說他早年的事，一路記述下來。曾在江湖奇俠傳中說過的，不再複述，免蹈抄襲之嫌。至於作者以前曾簡單記述過的，却仍舊採用，作較詳細的描寫。

書中人物，除主要者外，其餘的姓名，因年代過久，失於記憶，可能有不全對的地方。希閱者見諒爲荷。

大刀王五

1 雙鈎王天牢救友

話說，距今六十年，中國歷史上發生一件重大的政潮，那就是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（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）的戊戌政變。那時光緒皇載恬鑒於國勢積弱，列强有瓜分中國的企圖，而政府中各大臣，多數是老官僚，個個都是昏庸老朽，毫無朝氣。便趁西太后歸還政權的機會，實行刷新政治，重用新進的康有爲、譚嗣同、林旭等一班維新派人物。將西太后那拉氏的舊臣盡行斥逐。頒發一道「明定國是」的詔書，宣佈政體維新。這一件事，是中國强弱盛衰的重大關鍵。假如這次維新成功，中國也將和日本明治維新那樣，强盛起來。而中國今日也許還有皇帝，變成爲君主立憲的國家。

可惜這一次的維新運動，被西太后及手下一班舊臣所反對，皇帝與太后之間，發生尖銳的對立。僅僅一百天，維新派便被頑固的守舊派打倒了。連光緒皇也被幽禁，幾乎被廢。贊成維新的首相翁同龢，被免除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之職，逐回原籍。維新派領袖康有爲、梁啓超逃亡出京。他的弟弟幼博、及譚嗣同、林旭、劉光第、楊銳等，被拘捕了，下在刑部天牢裡。

這一天是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，西太后派了直隸總督榮祿，領兵三千人，封閉了北京各城門，斷絕鐵路交通，情形非常嚴重。維新派的首腦人物，除了康、梁之外，全部被捕。至九月廿八

日，譚嗣同等六人遇害。那就是歷史上所稱的戊戌政變六君子了。

六君子中的譚嗣同，被捕之後在獄中作了一首七言絕句：「望門投止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，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兩崑崙。」詩中所指的「肝胆兩崑崙」，一個是康有爲，另一個便是本書的主人翁江湖怪傑大刀王五。

原來王五與譚嗣同素來交好。王五雖然只是一介武夫，也覺得當朝的政治，實在太腐敗，聽了譚嗣同所說的維新理論，非常心折，從此便與維新黨的志士往來。及至西太后要撲滅維新黨之前，密召了董福祥的軍隊入城，恰好董軍中的教練，是王五的朋友，王五得知風聲，便通知譚嗣同作速逃走。譚嗣同却笑道：「這事我已知道，皇上昨天也叫我逃走，但我怎忍心留下皇上在京自己亡命？老兄的一番盛意小弟惟有心領。」王五沒法，只得另想辦法來救他。不料事隔一天譚嗣同已經被捉進牢裡。

王五知道譚嗣同被捕，當時備辦了一席酒菜，親自送到天牢中，與他暢飲，天牢的獄吏趙敏，見是王五到來，不敢攔阻，只私下裡請王五來到房間裡，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叩了一個響頭，不肯起來。王五大驚，忙一手挽起道：「有話起來再說，何必如此。」趙敏還不肯起來，但敵不過王五的神力，王五只輕輕用兩指一拈，已把他整個提起。

趙敏無奈只得直說道：「五爺和譚嗣同老爺是生死之交，京師裡面的人士誰不知道，眼見得譚老爺犯了事，五爺怎能不救。可是五爺要是動手時，望你老人家一併將小的救了出去，小的有八旬老母在堂，妻嬌子幼，當這份短命差使，也是沒法的事。要是天牢裡逃了犯人，小的這吃飯的傢伙，還留得住麼？五爺可憐則個。」

王五被趙敏猜破了心事，臉上不免一紅，本來他是恨透了這一輩作威作福、欺善怕惡的狗腿子贓官的，眞懶管得他們的死活。但王五是最重感情的人，禁不得別人央告，趙敏這一番話，正好打動了他的菩薩心腸。一時不知道如何打發。

王五沉吟了一會，將長鬚一捋，慨然對趙敏道：「也罷，我不在監牢裡救譚老爺，等到在法場時再動手，這就不關你的事了。」

趙敏知道王五說一是一，說六不會是七的人，當下把千斤重石從心頭放了下來，請了譚嗣同到房間裡，鬆開枷鎖，開懷暢飲。席間王五安慰譚嗣同道：「老弟你放心吧，放着俺大刀王五不死，斷不能教你身首異處，假如他們把你問成死罪，便在法場上俺也要救你出來。」嗣同也知道王五爲人素重然諾，就在席前一揖到地，拜謝過了。

不料趙敏此人，最是狡猾，這頭把王五送走，那頭自己尋思道：「王五這厮雖然答應了我不來刦獄，萬一他想到刦法場不是那麽容易時，變卦刦起獄來，那不害死了我？」愈想愈怕，當下離了天牢，竟到刑部堂官的私邸告密，就說有人要刦天牢。

刑部堂官得報，不敢怠慢，漏夜找着了西太后的寵幸太監李蓮英商量，李蓮英聽了，鼻子哼了一聲道：「咱家不信有這麽大胆子的人，明日就請旨把譚某縛到法場處斬，看那一個敢動手。」

堂官沒法，只得告退，李蓮英也不去見西太后，逕自到雍和宮找着大喇嘛呼里克仁說話。

那呼里克仁是崑崙派的掌門人，與徒弟凈因、凈慧、凈本、凈慈，並稱爲雍和宮五虎，內功好生了得，此時正躺在禪床上，腆着大肚皮，兩個小喇嘛伺候他練氣功，李蓮英站在階下，只見他一手提

一個，將兩個小喇嘛都提起放到肚皮上，小喇嘛們四隻脚便如踏在泥沼裡，沒處用力，再也提不起來，只爬在那兒掙扎。

大喇嘛哈哈一笑，笑聲未畢，只見他驟把肚皮一挺，其中一個小喇嘛就直彈了起來，彈到半天高，打了一個觔斗，又掉到肚皮上，接着另一個小喇嘛又照樣的被彈起來，這兩個小僧人，就像天橋要雜技的手中那兩枚彈丸，輪流被拋到半空中，咿咿唷唷的怪叫。李蓮英不覺看得呆了，失聲叫好。

呼里克仁回頭一望，見是李蓮英，連忙坐起，却忘了一個小喇嘛還在空際，拍的一下掉將落來，正跌在那張紅木的禪床上，摜個半死。

蓮英上前和呼里克仁見過禮，就在禪床坐下，小喇嘛早燃亮了當中那盞西洋進貢來的大光燈，照得四壁雪亮，端過香茶。呼里克仁便問道：「總管夤夜出宮，必有要事，願知其詳。」

當下蓮英便把大刀王五要劫天牢的事對呼里克仁說了。呼里克仁笑道：「俺平日也聽得王五那廝會使兩路外家拳脚，正欲一會。只怕他不敢來。」

蓮英道：「大喇嘛如肯見助，包在咱家手上引那王五到來。」隨即在呼里克仁耳畔，細說如此如彼。

呼里克仁聽了頻頻稱妙。兩人談了一會兒，然後別去。

到了次日，西太后降旨將逆黨譚嗣同斬決，派李蓮英監斬，即日午時三刻行刑。朝廷上一降旨，百官面面相覷，誰也不敢保奏，退得朝來，不免彼此議論，霎時之間這消息也就傳到王五那邊去了。

王五沒想到這事來得這樣快，待要馬上傳集各路英雄共劫法場，已來不及。雖則到天牢裡去劫

獄，自己一個人儘夠了，無奈昨兒又答應過趙敏，不可反悔，繞室徘徊，沒個理會處。看看就要到午時，事已危急，只得獨個兒拚着性命刦法塲去。

他吩咐眼前幾個鏢局裡的伙記和兩個小徒弟暫且回家，免遭追究，然後在牆上解下那柄單刃厚背的虎頭大刀，拔出鞘來，但見森然一道精光，耀人眼目，王五用指在刀身上一彈，嘆道：「刀兒啊刀兒，今日的事全仗你了。」

王五結束停當，將金銀細軟，做一包兒藏在腰裡，披上雪氅，背上大刀，到後院牽出那匹雪蹄烏騅馬，轡頭上插起「大刀王五鏢局」的鏢旗，反鎖了鏢局的大門，翻身上了馬背，控轡徐行，直向菜市口而去，沿途但聽得途人三三五五在談論着今天處斬譚嗣同的事。

正行間，忽聽有人在馬後高叫一聲「五爺」，王五回頭看時，認得是開棺材店的鄔二，便在馬上欠身道：「二爺上那兒去？」

鄔二滿臉悲戚，搖頭嘆道：「好教人傷感，剛才譚嗣同老爺的家人到店裡來，吩咐小的把棺材抬到天牢裡，原來譚老爺已在今天早上歸天了。」

王五聽了吃了一驚，忙抓着鄔二道：「你說的是眞還是假？滿城子裡的人都在說要到菜市口看斬譚老爺，時間還沒有到呢！」

鄔二道：「小的那裡敢說謊，譚府的家人也不會無端騙我。」

王五是個玲瓏剔透的人，把這事前後一想，不禁憬然大悟，拍着腿兒叫道：「俺着了趙敏的道兒了，此仇定要報復。」

正恨間，後面鑼聲響亮，路人紛紛走避，說是押解犯人來了。王五閃在一旁，心裡暗想道：「嗣同老弟分明已死，還斬的什麼？且看他們搗什麼鬼！」

只見一隊禁衞兵，擁簇着監斬官李蓮英走過，在蓮英身旁，緊緊跟着一個粗眉大目的胖漢，王五眼快，早認得這人是御前侍衞總教官，崑崙派能手，氣功卓絕的大喇嘛呼里克仁。只不知道他爲什麼要改了裝扮，不穿僧服，也不穿制服。

再看天牢獄卒押着的犯人却是兩名，一個認得是康有爲的弟弟康幼博，另一個却是和譚嗣同一般身型的人，面上被黑布蒙着，看不淸面目。

要是王五不是預先知道譚嗣同已死，這時便該下手搶人，現在他心裡頭却是雪亮，明知那蒙着臉的不是譚嗣同，只是官府佈成的陷阱，引誘自己動手，雖則一動起手來，憑着自己一副身手，未必就會吃虧，但對方也有一個崑崙派能手，可能還有許多埋伏，虛實不知，很容易上當。

當下王五混在人叢裡，看了一會，眼見那隊人馬過去後，才沒精打彩的回到鏢局。放下大刀，換了素服，便往譚嗣同家祭奠去。這時鄗二剛把譚嗣同的屍體收斂回來，是被縊死的。王五撫棺一慟道：「老弟陰靈不遠，應知愚兄不是不來救你，無奈被詭謀所弄，以致誤了你的性命，從此以後，愚兄要把你的仇人一一殺却，方洩心頭之恨。」哭奠完畢，又向譚嗣同的家屬安慰了幾句，然後辭出。

王五來到大街上，滿懷悲愴，想起這次的事，分明是被獄吏趙敏愚弄。若不是他洩漏了我要刦法場的消息，怎會在獄中就要譚嗣同絞死。這倒非找趙敏算賬不可。主意想定，也不回家，一直到天牢找趙敏去。



大刀王五去刼法場救友。

不想趙敏早防到王五有此一着，向上峰告了假，藏匿起來，王五到時，只撲了個空。滿腔怒氣，沒處發洩，便拍着桌子對那新來的獄卒說道：「告訴趙敏這小子，他若從今死了便罷，不然總有一天撞在俺王五手上，管敎他腦袋搬家。」

這天恰好大理寺派有差官到牢裡提犯人，這差官姓包名恭，直隸宛平縣人，和李蓮英有葭莩之親，李蓮英淨身入宮時，叫包恭一同報名當太監，包恭道：「別開玩笑，割掉這傢伙，便有千張被頭也不够俺老婆咬。」蓮英道：「難道我就沒有老婆？我有的是補救辦法，割了如同沒割一樣。」包恭不信，讓蓮英獨自入宮去，他自已却到保定府當了一名捕快。後來李蓮英得寵，才把他提拔到大理寺當起差官來。又認不得幾個字，只好專門當押犯提犯的差使。平日恃着蓮英的關係，橫行霸道，連本部堂官也沒放在眼裡，老百姓們更加是他的魚肉了。京師的人替他取了個名字叫「氣死包公」，那就是說，縱使包公復生也奈何他不得，只有給他活活氣死。

王五在天牢裡發脾氣，獄卒們知道王五英雄，誰也不敢頂撞，祇有恭恭敬敬的連聲道「是」，包恭這時在隔室中聽得明白，不禁詫異道：「誰在隔壁發脾氣？」左右人等便去探聽，見是王五，慌忙回來向包恭禀告，包恭怒道：「這王五是什麼東西！不過是替人家保鏢的罷了，那裡容得他在天牢裡撒野！」隨即叱左右把王五拏下來。

左右勸道：「老爺有所不知，王五是天下英雄，威名遠播，靠着他在京畿坐鎭，各方盜賊才不敢到京裡來，若得罪他時，須防後患。再說我們也不是他對手，沒法擒他，老爺有本事只管去試試。」

包恭在京師混了這些日子，自然也聽到王五的名氣，剛才一疊聲喝拿喝鎖，不外要在下屬面前顯

顯自己的威風，不料給下屬一激，若果不動手時，顯見得自己沒本事怕了王五，只得硬着頭皮，把袖子一捲，喝道：「你們這些膿包都怕王五，偏是你老爺不怕，待俺空手把他擒來給你們瞧瞧。」說着眞個邁開大步，要找王五。

左右平時受盡包恭的氣，却奈何他不得，目下他自尋死路，要鬥王五，樂得由他去，讓王五懲治懲治他也好。是以絕不阻攔，只跟在他背後瞧熱鬧。

包恭出到房門，恰好王五已發完脾氣，預備回家，從房門口經過，與包恭撞個滿懷，包恭忙閃身一讓，側面看王五時，但見他體格魁梧，步履矯健，神充氣足，威風凛然，不禁心怯了，那裡敢動手。好個包恭，他明知此人就是王五，却裝做不知，衝進鄰室去，四面張望嚷道：「王五呢？誰是王五，媽的，叫他來見我。」獄吏在後看得眞切，幾乎笑了出來，勉强忍住笑回話道：「你老人家剛才碰見的就是王五，怎不抓他？此時怕他已出了大門啦。」

包恭大駡道：「你們都是混蛋，旣是王五，為什麼不告訴我？直便宜了那小子。也罷，今天你老爺有公事在身，沒工夫睬他，明兒再找他去。」這樣虛張了一回聲勢，然後提了犯人逕自回衙。回到署中，兀自一身冷汗。

當天晚上，包恭尋着李蓮英，把王五在天牢裡的事加醬添醋的說了，幾乎把王五說成要打破天牢造反。末了，却慫恿蓮英道：「京師裡那容得這一個人，何不收拾了他？」

蓮英嘆道：「要收拾他不難，無奈這厮薄負時名，各府的王爺都尊重他，連老佛爺（指西太后）也把他當成當代黃天霸，因此不便下手。」

包恭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該收爲己用才是道理。」

蓮英道：「還用你說？我早就派人向他疏通，叫他來見我，他若來時，準備給他一個五品侍衞，引他朝見老佛爺，無奈那小子不受抬舉居然拒絕，這又有什麼辦法！總不見得要我去拜他吧！」

包恭見說，低頭沉吟了半晌，然後抬起頭來，四顧無人，便對蓮英道：「硬的不成來軟的，明的不成來暗的，依我說不如買個人暗地裡把他毒死，豈不乾脆？」

蓮英眼睛一揚，心中暗想道：「看不出你這老粗，也會陰謀害人，眞是人心叵測，以後還得防備他。」表面上却不露聲色，只對他說：「你有什麼辦法沒有？派那一個去幹？」

包恭說道：「此人名叫郭天成，使得一手好彈弓，別人給他上了一個外號，叫『神彈郭』，現在榮祿大人旗下，當了一名差官。此人與我要好，可派他担任這件事。」

李蓮英道：「這怎能够？他不認識王五，就沒機會下手，若是和王五相熟，又怕他不肯下手。聽說王五爲人，義氣深重，肝胆磊落，凡見過他的人，莫不都敬重他。」包恭道：「這倒不要緊，古語說得好：『曹操也有知心友，關公難免對頭人』，王五就是關公，也有人跟他作對，只要我們多花幾両銀子，籠絡了神彈郭，他就肯爲我用了。神彈郭一向和王五沒有往來，更不用顧忌。」蓮英道：「既然沒有往來，又怎可以向他下毒手呢？」包恭道：「王五好客，只要神彈郭去拜會他，便很容易成爲朋友。」蓮英道：「如此你自去進行吧，要銀子用，我這裡有。」包恭辭了出來，心裡高興道：「王五啊，我看你還威風得多久？」當卽往祿營找神彈郭商議進行去。

王五自從譚嗣同死後，心中悲戚，杜門不出，加以這幾天來，京師戒嚴，到處拿亂黨，鬧得闔城

鷄犬不寧，商旅裹足，便是想出京的客幇，也暫時不敢出動，鏢局裡自然沒有生意可做。王五乘機休息，每日裡在武廠（京中人稱鏢局曰武廠）教徒弟練把式，倒也安閒。

一天，王五正在武廠中看徒弟耍刀。忽見門上來報，有一位姓郭的客人來訪。王五拿過拜帖一看，上面只寫着郭天成三字，王五暗自詫異道：「久聞得此人有神彈郭之稱，却素未謀面，如今來訪我怎的？」只得命人請進。

那神彈郭身材魁梧，步履穩健，雙目烱烱有光，一望而知是武林能手，王五見了他便透着喜歡，忙教人沖茶，談起上來，神彈郭還是王德寶師兄姜雲鵬的徒弟，王五更加歡喜，改稱師兄，郭天成謙遜了一會，便說到來訪之意。據說，有一家山西莊有一批貨物到大同去，想請王五押運。王五道：「師兄有心關照，十分感激，但不知貨主是誰？現在那裡？」原來王五的鎮遠鏢局，有三不運，一是贓官汚吏家財不運，二是毒品私貨不運，三是官府稅餉不運。是以要向神彈郭問明來歷。

神彈郭此來，只是受包恭所托，與王五廝混熟了便好下毒，那裡有什麼貨物要運，當下隨便說了一家字號的名稱，支吾過去。便把話頭一帶，帶到武技方面，大家研究起來，談話間王五說起彈弓，便對神彈郭道：「小弟早上兩年得一把鐵胎彈弓，也不知弓上的鐵是怎樣鍊成的，又硬又有彈力，可惜小弟對於這路兵器，不慣使用，兄長如肯賞面時，便送與兄長做見面禮。」神彈郭見說，連忙謝過了。王五教人把彈弓取了一個小革囊出來。裡面裝着一柄五寸左右的弓，兩端扣着鐵弦，弓質果然是金質，其色黝黑，潤澤如上過漆，拿在手中，重不到四兩，神彈郭失聲叫道：「端的是好弓。」說着用手一拉，弓如滿月，鬆手時只聽得錚然一聲，如龍吟鳳鳴，聲細而淸，久久不絕。郭天成讚不絕

口，一聲興起，探囊取出兩枚鐵彈，走到階前，對王五說道：「五爺且看小弟獻醜。」搭上弓弦，向天便射，忽地一聲，彈丸向高空冲霄直上，去得無踪無影。郭天成訝道：「我只用了三分氣力，這彈丸已去得這麼遠。若非彈弓的力好，怎會如此。」說着凝神向天空直視，良久才見到一點黑影，天成說道：「下來了。」卽將第二顆彈丸裝上，待上面那顆彈丸降至十來丈時，然後把手一揚，第二顆彈丸飛出，恰好打着上面那一顆，兩丸相擊，「拍」然一聲，火星四濺，兩顆彈丸齊向天空飛去。

王五看了郭天成的神技，更加拜服。拱手稱賀，郭天成也謝過了王五的盛惠，拿着彈弓，愛不忍釋的撫摩着，回頭對王五說：「看彈弓的質地，與秦鏡的銅質相同，因此我斷定它不是周朝也是秦朝的古物，古今弓弩，以戰國時爲第一，戰國弓弩又以秦爲第一，此物歷久不廢，必是以寶物鍊成，就如古劍的干將莫邪一樣，我今得之，眞是三生有幸。」王五道：「當時我看見它，也知是寶器，今聽兄長一說，益發證實了，寶劍贈烈士，這彈弓也只合贈你。但不知它用起來可有好處？」天成道：「好處多着咧，平常的弓，彈力不勻，用起來也就不一定準，一百把彈弓，也難得一把力量勻稱的，我自己用的那一把，是從千萬中揀出來，力量雖勻，却不及你這把，而且沒有陰勁，彈丸到二十丈外已沒有力了，這一把則五十丈外仍然可透重甲。不信便試試給你看。」說着又取出一枚彈丸來，遙見五十丈外有一顆大柳樹，便發彈射去，使人去看時，彈丸竟深陷樹中，沒法取得出來。王五爲之咋舌。

神彈郭收好了弓，又談了一會，便對王五道：「小弟告辭，改天再約你和那山西客人見面。」王五殷勤送出門來，拱手別過。

天成來到街上，自思道：「王五爲人的確够朋友，我何忍害他，而且暗下毒藥，好漢所不屑爲，



神彈郭拿起古代的寶弓，向天便射，彈丸向高空冲霄直上，去得無踪無影。

不若推却了老包便了。」主意已定，便逕找包恭說明。包恭作色道：「你這人怎麼全不講信諾，你答應了我，此時又反悔？」天成道：「我只答應你去看看風頭，沒有着實把這事一力担承，不算反悔，而且我和王五說起來又是兩代相與，更不能下手。」包恭見說，不能勉强他，只得罷了。

郭天成去後，包恭尋思道：「此計不成，定被李蓮英所笑，必須另想辦法。」想了半天，突然拍手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，這樣一定可以成功。」

12 巧逢迎奸人佈圈套

却說，包恭在李蓮英面前獻策毒死王五，托神彈郭天成進行，不料天成被王五義氣感動，不肯替他盡力。他便另外想出一個人來。

此人姓董行二，是家裡的大潑皮，人稱「油條董」，意思是說他滑得像油條一樣。爲人本有點才幹，自從上了大烟癮之後，便不肯務正業，爲非作歹，只想訛詐人。有一次訛詐到包恭頭上來，被包恭鎖到衙門裡打個半死，釋出後他竟拿根繩子要在包恭門上上吊。包恭竟怕了他，給他幾個錢請他不要自縊。油條董趁此機會，竟把包恭巴結上，做了包恭的幫閒。包恭不大認得字，董二却寫得一手好楷書，又懂得作書啓，詞訟公文無不通曉。因此包恭有事要動筆墨時，便向董二請教，月中給他三五兩銀子零用。遇有什麼要害人的勾當，他也時常替包恭出主意。現在包恭要害王五，便想起他來了。

包恭派人把董油條找來，把要毒死王五的計劃，對他說了。董二連眨了幾下眼，便回答道：「叫小的下毒，小的却沒有這胆量。不過小的可以用計賺王五到你家中，聽你怎樣擺佈。」包恭一想，「若是眞能把王五賺來，把他麻翻了，交給李蓮英，那更顯得自己本事。」當卽對董油條道：「這也可以，但不知你有什麼妙法把他賺來。」董油條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包恭聽了，十分歡喜，用力拍着他的肩頭道：「你這傢伙，眞多詭計。」油條道：「吃的是這一門子飯，沒有智計怎成。可是，無水不行舟，要作事也非錢不行。」包恭聽說，便從身上摸出一袋碎銀子，拋給他道：「拿去吧，事成還

有重賞。」董二接過，歡天喜地的去了。

董二回到下處，寫了一個拜帖，另外假冒了一封介紹信，冒用山西老董的名義，給王五介紹。他一向聽人說，山西老董是王五的至交。自己也恰好姓董，正好冒充是山西老董的本家。信寫好之後，看看沒有什麼破綻了。懷了信逕往騾馬市大街鎮遠鏢局而來。找着門上的人，把信和拜帖投了。

王五這天正在局裡與徒弟談論武技，看門人把油條董的拜帖和信拿進來。王五一看便對徒弟說：「此人有詐，你瞧，介紹信上稱我『五爺』，這已不像山西董師傅的口氣，末了署名又直寫着『山西老董』，這個只是渾號，有誰寫信是把自已的渾號寫出的？不是僞冒是什麼？」

徒弟欠身道：「師傅說得對，讓我出去斥白他一頓，攆他走便了。」王五沉吟道：「且慢，還是我親自去會會他，看是怎樣的人，見我有什麼企圖？」

王五來到客堂，命人請進董油條，只見來人五十多歲，中等身材，面上烏油漆黑，唇上留着八字髯，獐頭鼠目，雙睛滑溜，身上穿了一件京醬色袍子瓜皮小帽，打扮雖是斯文，舉止却露奸狡，見了王五便拜揖道：「久仰五爺大名，無由晉謁，得家叔山西老董的介紹，今日才得拜會，快慰平生。」

王五聽了他的口音，滿口京腔，這和山西老董的山西土腔不對，心下更加疑惑。勉强週旋一會兒，便開言問道：「老兄最近在那兒見着令叔？」

好個董油條，不慌不忙道：「家叔父在京的時候，就常常提起五爺的大名，這封信是他在京時寫下的，已經有好些日子了。」王五又問：「令叔現到了那裡？」董油條推說不知，末了却添一句道：「家叔性喜浪遊，相信不在五台便在太行吧。」

王五聽了不能再忍，勃然變色道：「董老師傳前個把月還在京裡。在我這兒住過，你這狗頭，一派胡言，借着他老人家的名義，到來撞騙，實在可惡。」說罷拂袖而起，就命人趕他出去。

董油條想不到一來就被識破，心中一驚，可是，他畢竟是個機詐的人，隨機應變的本領是有的。只見他撲通一聲，跪在地上，怎樣也不肯起來。雙目流淚，嗚咽地說道：「五爺，我不是撞騙，實在我是被人所逼，活不下去，知五爺是天下大英雄，定能替我解災脫難，又不好冒昧進見，所以才借山西老董的名義，介紹來見。如今被五爺識破了，我也沒說的。只求五爺賜我一刀，讓我死在英雄刀下，也勝過被惡霸害死。」

王五是硬漢子，見不得別人流淚，加以董二口口聲聲稱讚他是天下英雄，寧願死在英雄刀下，心中益發不忍，早把剛才的氣惱，拋到九霄雲外。當下挺步上前道：「董老哥，到底你有什困難，說出來大家聽，如果你受了惡霸欺負，有俺王五在此，縱不能把你救活，也可令你不死，有話請說罷。」

董二這時收了眼淚，撲通一聲，跪在王五跟前磕了個響頭。王五連忙扶起，再三問他。董二這才說：「我本是琉璃廠掮客，買賣古玩字畫為生，前些日子有一票買賣上門，是一個窮貝勒拿他家藏的趙子昂龍王禮佛圖來求賣，我認得是眞跡，還他一千兩銀子，他答應賣了，我的本錢短少，本買不起，但因這幅畫的價値，少說也值二千兩，轉手便可撈個一本一利，所以臨時向行家湊了五百兩銀子先給那貝勒，餘欵答應兩天交足。我有一個熟客人，姓包名恭，平日頗肯帮襯，想着他會要這幅古畫，就漏夜拿到他家裡，他看了一會推說天色已晚，看不分明，叫我留下，那包恭大把銀子，怎想到他會騙人，當下便給他留下了。第二天去問時，他家裡的人推說他出去了，從此就不見他的面，畫主

又催得急，借了別人的錢也不能不還，只得托人找他說話，五爺，你猜他怎的回我？他說什麼畫兒，他連聽也沒聽過，反說我訛詐他，我急了，自到他家附近伺候他，昨兒在路上見着他時，他還是不認賬，並要把我拿到衙門裡嚴辦。我和他理論不過，想找行家幫個忙找他評理，又因我平日行爲不好，個個都認我存畫訛人，弄得我投訴無門，只有一死，五爺若肯搭救我時，便和我向包恭討畫去。」

王五道：「原來恁地，我替你出頭雖可以，但一不與那姓包的熟識，二來也信你不過，你們這行的人，有什麼眞說話的！如果你說了謊我便變成幫你去訛人，這卻使不得。反正大不了只是幾百両銀子的事，我便給你先還那貝勒吧。」

董二聽說，又復跪下，指天誓日的說：「小人所講全是實情，如有虛假，天誅地滅。」又說：「畫主那邊因過期太久，他說現已不等錢用了，一萬両也不賣，非討還原畫不可。五爺要救我時，惟有向那姓包的把原畫討來。」

王五還是不相信，無奈董二又要尋死覓活，弄得王五沒了主意，權且答應他再從長計較。董二見王五主意活動，便說道：「五爺只管和我同去，不用你說一句話，萬事由我出頭，那姓包的敢欺侮我，不外因我沒有個撐得腰的朋友，見你和我同去，他可能軟了。」

王五回頭對徒弟道：「看來我只有去走一遭了，你意下如何？」徒弟沉吟道：「去去也無妨，但切不可恃强生事，他若不認賬時，便得回來慢慢商議。」王五應諾。他本是個性急的人，不待董二催促，便站起來對董二說：「咱們去罷。」

董二領了王五直往東四條胡同包恭家裡。包恭見董二果然引得王五到來，心下大喜，一面遣人飛

報李蓮英，一面招呼王五坐下，只把恭維的說話，巴結着王五又責備老董道：「你與五爺熟識，怎不早說，此番到來，又不早通知，教我沒有準備，簡慢了五爺。」

寒喧過後，董二向包恭眨了眨眼，便提起那幅古畫的事情，包恭會意，答道：「忙什麼呢？停一會就還你，五爺駕臨寒舍，眞是蓬蓽生輝，無論如何，請五爺賞面，喝杯水酒，聊表敬意。」說罷不由分說，一疊聲教人備酒。

那天在天牢裡，王五雖見包恭一面，却沒有留意，此番再見，也省不起這人是誰，只覺得有點面善，怎知道對方竟然包藏禍心，要害自己。加以包恭巴結人的手段，玲瓏剔透，三言兩語，把王五恭維得心花怒放，不覺落了圈套，答應留下來吃酒。

後堂酒席排開時，那邊李蓮英已着人送了麻藥到來，這麻藥是大內舊藏，藥力猛烈，多服可能致命。包恭只取了一半混在酒裡，便向王五勸進。王五此時，做夢也想不到有人暗算，酒到杯乾，三杯下肚後，覺得酒力很猛烈，惟恐醉後失儀，不敢再喝，任由包恭殷勤相勸，也只是畧一沾唇。饒是這樣，也支持不住，酒席還未吃完，便醉倒了。

包恭見王五已被麻翻，便扶他上了騾車，送到李蓮英家裡去，任由李蓮英擺佈。依李蓮英之計，是要把王五送到御園太湖石畔，然後教心腹侍衛把王五殺死，硬說王五是刺客。這一來，除了害死王五之外，還可以嫁禍光緒皇與珍妃，說王五是奉他們之命，進宮來行刺西太后的。眞是惡毒之計。不想李蓮英這時候給西太后留着伴膳，不暇回家，家中的人將王五綁在書房內，一面派人進宮飛報蓮英去了。

王五雖然受了痲藥，幸虧所喝的酒不多，藥力尙淺，不到半個時辰，便已悠然醒轉，睜眼一看，見自己身在一個精緻書房內，以爲是醉後給主人家送到書房安歇，連忙掙扎要起立時，雙手却動彈不得，原來雙臂已被反綁，脚上亦然。

王五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渾身一冒汗，人更淸醒了，用力一掙，臂上綁結雖牢，怎當得王五雙臂千鈞之力，只兩下便把繩子掙得寸斷，然後用手解開脚上的綁，站起來向書桌上望了望，桌子上面現有李蓮英的私人函件，心中更驚，自忖道：「眼見俺已落在人家的暗算裡，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。」

當下王五不敢怠慢，邁開脚步，向房門口衝出。不想房外有幾條大漢看守着，見王五出來，齊聲吆喝，便來擒捉。王五情急，一發手已推翻了兩個人，奪路便奔。走沒兩步，後面趕來了一人，手持鐵尺，厲聲喝道：「賊人那裡走。」提起鐵尺，便向王五後腦劈下，來勢異常兇猛。

王五久經大敵，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，聞風辨器，早知閃避，只見他把頭向左一偏，身向左畧側，對方的鐵尺已劈了個空。說時遲，那人的身軀因收不住招向前一仆，那時快，王五身體風車疾轉，乘着轉勢，突騰起右腿，就向敵人的背後踢來，這一招名爲「先天玄武連環腿」，遇敵從背後掩襲時，以此招連消帶打，轉身之際便是發腿之時，一踢未完，二踢繼至。身體有如凌空，是以名爲「先天玄武」。卽使對方是個能手，也難招架，何況那人本領平庸，只聽得一聲「哎唷」，屁股上早着了王五一脚，仆到尋丈開外。王五無心戀戰，覓路便走，後面幾條大漢，緊緊追來。

衝到大門，王五不禁叫了一聲「苦也」。但見兩扇門上一條鐵槓壓住，兩頭均已上鎖，用手去拔時，那裡拔得動，逭得轉身向內院走，希望尋個出路。幾個追趕的家丁，見王五回頭，只發了一聲



大刀王五全身上下給蔴繩綁紮得不能動彈，好在王五及時醒轉，運力一掙，繩子便應聲斷裂。

喊，紛紛閃避跟在後面，不敢近前。

李蓮英這所宅子，共是三進深四面濶，後面還有一個大花園，俱有高牆圍繞，房櫳深密曲折，王五正穿房入舍，尋覓横門，走到二進天井時，只見方才被自己踢倒那漢子，突從耳房竄出，手上握着一柄倭刀，迎面就砍，此人名喚蔡繼芳，原是戲班裡的短打武生，（等於粤劇小武），因手脚伶俐，爲李蓮英賞識，留他在家中當護院，並帶他到呼里克仁那裡拜之爲師，學習崑崙派功夫。日子尙淺，火候不曾到家，原不敢與王五爲敵，只是身爲護院，責任所關，不得不死拚，又欺王五赤手空拳，是以取了一柄倭刀，作爲制勝之具。

這種倭刀，出自日本，鋒利無比，刀身比單刀還薄，分量不重，運用便利，是短兵器中之王。那年日本公使帶了幾把到中國，分贈給王公貝勒們，蓮英也弄到一把，蔡繼芳此時便拿來對付王五。

王五見敵人利器在手，雖不畏懼，也不敢疏忽，蔡繼芳一刀砍來，王五馬上向後畧退，左脚一蹲，雙手支地，横伸右腿，「掃堂腿」向蔡繼芳掃去。

蔡繼芳一砍不中，正擬變招，猛見王五蹲身，便知他用掃堂腿，恃着自己有刀在手，竟不退避，雙手執刀向地上一插，傴身曲背，化出一招「蜻蜓立地」，任由王五掃來，如王五留招不及，脚棍碰在刀鋒上，縱不折斷，也得受傷。

豈知王五比他更乖覺，掃堂腿看看要碰到刀鋒時，突然向上一提，「毒蟒穿林」，鞋尖直取敵方左太陽穴，蔡繼芳此時全身之力，集中雙手，重心放在倭刀上，一時不易立起，只得將身向地上一滾，「鷂子大翻身」翻到五尺之外才站起來，手中仍然握着倭刀。

王五見蔡繼芳滾出圈子，亦不進迫，霍地起立，縱步逕奔內院，舉目看時，六扇院門一齊嚴閉，前面沒有路，後面的蔡繼芳挺刀掩殺過來，其餘的家丁，此時也各握兵器，一窩蜂的齊擁上前，蔡繼芳喝道：「還不束手待擒！更待何時。」

王五大怒，轉身向蔡繼芳面上虛晃一拳，蔡繼芳忙把倭刀向上一撩，要撩王五的手，王五倏然縮拳變招，施展七十二手擒拏法的「封閉法」，左掌封着蔡繼芳右手持刀的手肘，右掌跰起五指，疾如閃電，橫切對方右手腕，「劈山奪寶」便來奪蔡繼芳手上的刀。

蔡繼芳門戶被封，手中空有利器卻施展不出，王五的來勢又如此悍疾，欲避無從，只聽得一聲叮噹，倭刀已從手中飛脫，掉在地上，腕部被王五擒拏掌切中，奇痛澈骨，向後便退。其餘的家丁，已聽得王五威名，現在又見他如此神勇，更加震慴，誰也不敢再上前進迫。

王五從容拾起地上的倭刀，指着蔡繼芳道：「懂事的快些開門，讓俺出去，不然就殺死你。」

蔡繼芳此時又痛又怕，左手捧着右腕，哭喪着臉道：「五爺，你就殺了我也不能開門，鑰匙不在我手上。掌鑰匙的門子已逃到內院去了，內院的門又從裡面關着，誰也進不去。你若不信時，請搜搜看。」

王五聽了，只得向各人身上盤搜，果然沒有鑰匙，好生焦躁，舉頭望望環繞天井的圍牆，足有二丈餘高，就算自已的輕工再好，也不容易跳出去，愈想愈急。試走到二院門上，從門縫把倭刀伸進去砍，院門的橫閂也是鐵的，倭刀砍崩了一個缺口，門閂依然文風不動，試用腿去踢時，也毫不搖動。

王五在焦躁中，便拿蔡繼芳出氣，挺起倭刀向蔡繼芳砍去，一面罵道：「總是你們這狗才壞事，

不殺你怎消得我氣。」蔡繼芳連忙退後，跪在地上哀告道：「不關小人們的事，上命差遣，不由自主，誰肯立心加害五爺？」其餘家丁，也一起跪地哀求，王五心腸素軟，長嘆一聲，一概饒了。

王五被困在宅子裡暫且不表。再說李蓮英在宮裡陪着西太后吃過晚飯，正要給西太后燒烟時，見一個小太監在門口探頭張望，向自己眨眉弄眼，心下狐疑，背了西太后，來到門外輕喝道：「什麼事情鬼鬼祟祟的？」

那小太監因蓮英家裡人來報王五在家中大鬧的情形，特地向蓮英轉達，碍着太后面前，不敢直說，等蓮英出來才一五一十告知，蓮英聽罷大驚，心裡自想道：「那喇嘛的麻藥重者可以把人醉死的，輕也可以迷八十二時辰，爲何王五這厮居然會醒過來？此計不成，反惹一番焦慮，如何打發王五？實在傷腦筋。」

3　請救兵李蓮英着急

原來王五在京，不特有威名，而且深得中外人望，連各外國使節，亦敬重他的爲人。在西太后面前，多有提起王五的。西太后便着軍機處宣召王五覲見，軍機處的小職員，知道王五正名王子斌，擬好諭旨呈上去，軍機大臣一看，便罵道：「老佛爺只要見王五，却不要見什麼王子斌。」小職員只得改了，諭旨降下，王五却不奉詔，對人說：「江湖上叫俺王五，俺沒個不應，官府中人往來稱呼，都有個名號，他們不是不知，只是沒有把俺瞧在眼裡，去什麼？」

西太后連降了幾道諭旨，王五始終不奉召。只得罷了。西太后年青的時候，愛看武俠小說，佩服一個黃天覇，心裡想找一個像黃天覇這樣的人，作自己的心腹，聽見人稱王五義俠，年紀既輕，武藝也好，就留意了。偏是緣慳一面，不免有時對李蓮英說起，蓮英巴不得王五不來，但當着西太后面前，也只得順着她的意，說幾句惋惜的話。

惟其如此，所以蓮英才着急。他的計劃不成，王五一定不肯干休，一鬧出來，只西太后就不答應，爲今之計，惟有馬上把王五打死，將來西太后問起來，沒個生口對證，容易把罪名編配給王五。

蓮英怔了半晌，主意決定，便悄對小太監說了幾句話，小太監領會着就走了。這裡西太后已連聲催他進去燒烟。

小太監領了蓮英之命，逕至雍和宮，拜見大喇嘛呼里克仁，恰好這時包恭也接到消息，知道事情

不了，也到來懇求呼里克仁去收拾王五。呼里克仁前次沒有會着王五，心裡已是癢癢的，這番見得有此機會，當下一口答應下來道：「這容易，俺一去便可以把他拏來。」

包恭聽說，忙禀告道：「爺爺千萬不要活捉他，拏下他時倒不好辦了，只要不由分說把他打死，能把他的臉面搗得稀爛更好。」呼里克仁見說，笑答道：「要死的更容易，俺可以用不着與他交手，用飛刀取他的命便了。」

原來呼里克仁除了內功精湛之外，還煉就七把追魂奪魄的柳葉飛刀，每把刀只像指頭大小，兩刃鋒利。施放之時，放在掌心，隨手擲去，專切人咽喉，這種飛刀因爲其薄如紙，在空中飛過時，絕無半點聲息，教人不知防範，是暗器中最厲害之一種，只是刀身輕不受力，故不容易使用，平常人擲去，在空中飄飄蕩蕩，飄不到一丈便跌下地來，除非懂得內工的人，以氣馭之而行，才能收效。內工愈好，刀去得愈遠，呼里克仁能够在百步之內，把飛刀砍入樹身二寸，二百步之內，能把鷄頭砍斷，古書上所說的劍仙飛刀會取人首級，其實就是這種道理。

當下呼里克仁把飛刀帶在身上，也不穿僧袍，短裝打扮，穿了一雙薄底快靴，自和包恭出門。轉彎抹角，逕投李蓮英家來，克仁步履輕快，包恭趕得氣吁吁的，還趕不上。一會兒到了。但見蓮英家裡的兩扇黑漆大門，仍然緊閉。克仁也不理包恭，托地跳上門頭牆上，翻身往裡一跳，便不見了。這裡包恭便領着小太監，繞道後門進去。

李蓮英的家人，這時正慌做一團，他們雖把二門緊閉，不讓王五進來，但前院裡困着王五就如關了一頭猛虎在宅裡，不免提心吊胆。一見包恭進來，便迎着問道：「包爺來了，那王五的事怎辦？」

包恭道：「不要緊了，李公公已請得大喇嘛克仁到來收拾那小子。」家人道：「那大喇嘛在那裡？」包恭答道：「他已經到了前院，會那王五去了。」家人道：「他怎麼進去的？我們又沒有開門。」包恭道：「他是能人，高來高去慣了，門戶怎能攔阻他。」說着便向二門上走去，隔着門從門縫裡張望。却見院子裡悄無一人，王五和克仁都不在院子裡。

正疑訝間，突然聽得一聲鏦錚，那是兵刃相交的聲響，包恭心裡猜測道：「他們竟交手了，克仁不是說過要用飛刀殺王五的麼，怎麼又交起手來？」

原來克仁在牆上翻進宅子裡的時候，早給王五瞧見了。王五這時正迫着蔡繼芳把椅子桌子疊高，準備踏着椅桌攀上牆頭，瞥見一個大和尙從牆上翻下來，王五眼快，早已認得是克仁，此來必無善意，當下把手中的倭刀一緊，撇開蔡繼芳便奔克仁，克仁手無兵器，不敢招架，向旁一閃，騰起右脚便踢王五手腕，王五的去勢快，克仁的來勢更快，正是刀來如閃電，脚去似流星，旁邊的蔡繼芳還沒有看清楚來人是誰，他們已經交手打了幾招了。

王五久聞得克仁的內功卓絕，料非蔡繼芳可比，是以用足全神打算先把和尙制服了再講，是以一招緊似一招，刀刀向克仁的要害刺來，好個克仁，手上雖無兵器，憑着空拳赤手，也不讓王五佔了便宜，兩人拆了幾招，克仁心裡想道，王五如此兇悍，再纏下去，不難輸給他，不如退出圈子來，用飛刀取他性命，豈不省事。主意已定，便托地跳出圈子來，一面向懷中摸飛刀。

王五見克仁拳法未亂，突然退出圈子，知道必有原故，他還以爲克仁懷着軟鞭鐵尺那類武器，要趁這時拔出來。那裡肯給他機會，不由分說，把脚一蹤，緊貼着克仁身旁，刀如游龍，一百二十招「

五虎斷門刀」施展出來，刀刀向要害砍去，迫到克仁沒有抽取飛刀的餘暇，節節退後閃避，王五欺身進步，在刀光籠罩之下，直把克仁迫到牆邊，後面再無退路了。

克仁又急又怒，趁王五中盤刀法剛剛使盡時，突然大吼一聲，把整個身體向地上一沉，「青蛇伏地」直從王五的胯下箭也似的竄到王五的背後，這一招是崑崙派七十二式天罡拳的殺手，一招數式，連環活用，厲害非凡。

胖和尙呼里克仁這一竄共是兩個連環動作，頭一次竄到敵人的背後，緊接着是再一竄又竄到原來的位置來，如果對方不善應付，用「翻身劈擊」的招法不但劈不到敵人，反會被敵人所乘，克仁用這一絕招，是欺王五不曾學過崑崙派，不明白天罡拳的招數，希企憑這兩竄的工夫，把王五打跌，誰知王五久經大敵，對於諸家招數變化，平日最爲留心，久已聞得天罡拳的「靑蛇伏地」是連環招，是以當克仁身體伏地時，便已留心，及至克仁從胯下竄過，他却不忙着翻身劈擊，反向前跨了一步，側身挫馬，靜觀其變，克仁見王五沒有翻身劈擊，如果再竄回原處時，便會有危險，好個克仁，招數變化異常飄忽，只見他在地上一個「金蛟擺尾」，兩脚像剪刀般便來剪王五的馬步，腰背貼地，頭頸彎起就像個元寶般在地上亂滾，他這一招又變成猴拳的招數了。

王五卸步，避開攻勢，正展開「猛虎跳澗」招數，打算跳到克仁的頭部進攻，冷不防一點寒星直奔自己面門而來，王五叫聲不妙急把頭一偏，一柄柳葉飛刀，活一聲從左擦過，刀風把耳也割痛了。

原來克仁在地上打挺之時，已把身上的飛刀拔了一把出來，乘王五不注意便運力擲去，滿以爲這一刀便可以結果王五的，不料王五的身手够快，能够及時躲避，更兼克仁在忙迫中不暇運用氣功，刀

勢去得不够迅疾，給王五以躲避的機會，三來克仁平日練刀時，不慣睡在地上施放，目標差了一線，否則憑王五怎樣靈敏，也逃不過這一刀之危。

王五畧一錯愕，克仁已從地上翻騰而起，右手向王五一晃，王五以爲他第二把飛刀擲來，連忙側身閃避。不料克仁這是一個虛着，趁王五閃躲之時，早已飛起一腿，只聽得一聲叮噹，王五手上的倭刀被踢中，飛到院子當中去。

蔡繼芳見王五手中倭刀飛脫不禁大喜，忙上前拾了起來，高聲向克仁叫道：「師傅刀在這兒。」一面說一面向克仁身邊趦趄着脚步走去。王五聽了靈機一觸，計上心頭。趁蔡繼芳在身旁不遠走過時，倏地把雙脚一頓，平地蹤起，却在蔡繼芳面前落脚，蔡繼芳冷不防王五向自己進攻，正待招架時，已被王五一把捉着握刀的臂膀大喝一聲，只一扭便將他的臂扭轉了，那把倭刀重歸王五掌握。克仁見了，便駡蔡繼芳道：「膿包，一點本領也沒有，誰敎你拾刀？」蔡繼芳被駡，愁眉苦臉作聲不得。

王五得刀在手，却不肯放開蔡繼芳，原來他另有主意。他知道蔡繼芳是克仁的徒弟，正好利用他來擋克仁的飛刀暗器。有了蔡繼芳做擋箭牌，便不怕克仁放射飛刀了。

克仁這時，果已取了一把飛刀在手，準備一下就取了王五的性命，不料王五藏在蔡繼芳的身後，克仁的飛刀不會拐彎，若是飛出去時，首當其衝的就是自已的徒弟蔡繼芳，在投鼠忌器的情形下，克仁竟然奈何王五不得。

王五捉了蔡繼芳作掩護，雖然可免克仁的暗襲，但也沒法進攻克仁。他是身陷重圍的人，就是再鎭靜，也不免心急，僵持了幾分鐘，便焦躁道：「這樣子下去，何時才是了局，除了打死克仁，別無

生理，不如和他拼了吧。」主意已定，便把心一橫，用口咬定了倭刀，騰出雙手蹲下身去，雙手捉着蔡繼芳的兩腿，運起臂力，把蔡繼芳抽離了地，提着他的雙脚，拿他當兵器使用，向克仁橫掃過來。蔡繼芳雖是會活動的人，但被王五的勁力揮動着，竟然一動也不能動，硬直得像一根大棍。向來武術名家，能把軟鞭運用如硬棍，已經足以驚人，現在王五把人身當軟鞭使用，更是超凡入聖的本領了。

克仁見王五來勢兇惡，又防碰着蔡繼芳，只有步步退後，消滅王五的力量。好克仁，眼明手快，看看王五要把蔡繼芳掃到跟前，便倏地一個「倒拔葱」，向側面跳了出去。跟着翻身運掌，就在王五的後頸劈下。王五因手裡提着蔡繼芳，身軀欠缺靈活，要蹤跳閃避，已來不及，只得把身向前盡量低俯，口中啣着的刀，眼看要碰到蔡繼芳的身上，要是不吐出來，傷了蔡繼芳沒要緊，怕的是刀刃傷了自己的口，迫得把口一張，讓那柄倭刀，掉落在地上，然後將蔡繼芳就地一按，借勢踢起後脚，靴底直奔克仁面門。克仁吃了一驚，連忙閃過。雙方都化了來招。

克仁見王五手上已無兵器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小子，看你還强得到那里？」王五也罵道：「沒有刀也不怕你。有本事的敢來與我走幾路掌法。」

克仁此時却用不着飛刀了，剛才因王五有刀在手忙着招架，沒有機會運用內功，現在既然踢去了他的倭刀，一口氣已經喘息過來，便可以從容運氣，料王五在氣功一門不是自己的手脚，何必再用暗器，勝之不武，當下把身上的衣裳一撩，連衣襟後面藏着的飛刀一起扔在地上，腆個大肚皮，彌勒佛似的，帶笑向王五招手道：「來來咱們就比拳。」

王五沉着氣正待發招，忽見克仁身上有幾條大蟒在白肉上盤走，蜿蜒不已，定睛細看時，却不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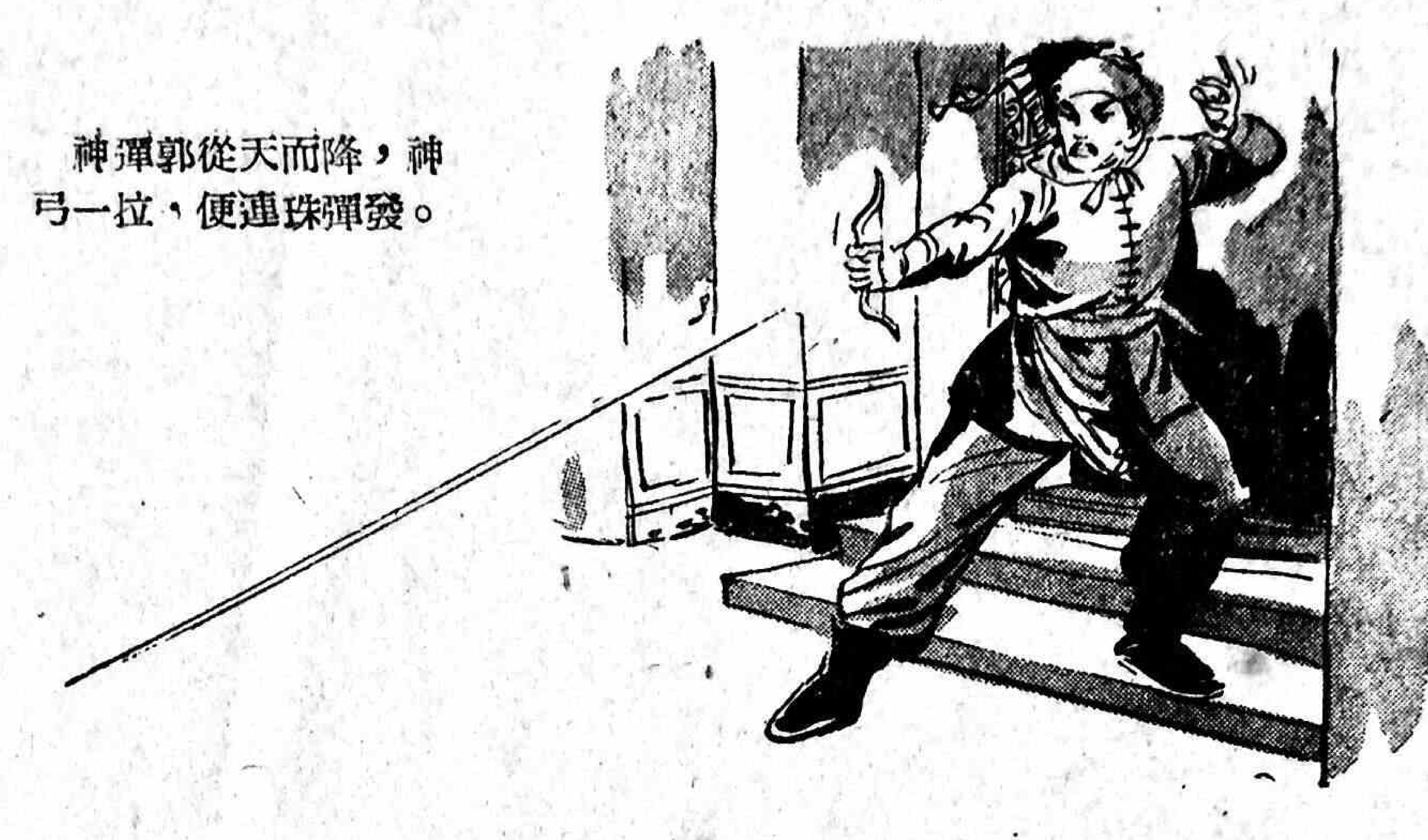
什麼白蟒蛇，只是他身上的肌肉起了一綹綹的虬根自在那裡蠕動，王五不禁大吃一驚，明知道這是內功到家的現象，自己拳脚上的工夫以十八般武器都不弱於人，只是內功方面，實在還沒有到家，合起手來吃虧的一定是自己。

但事已到此，欲罷不能，只好放出看家本領以七十二把擒拏手來應付，只見他在虛試一招之後，展開了「弓箭衝拳」，喝一聲接招，拳隨風進，直取克仁的中部，脚步是左弓箭馬，右拳從腋下衝出，勢沉力猛，這是擒拏拳法中的初步招數，變化最多，可以化爲「抽拳切掌」，分左右直切敵人迎架的手臂，也可以化爲「天師奪印」搭着對方招架的手腕，總之隨對方的來勢而變化，這一個衝拳，也稱爲「先天涵元」，拳法中最不容易招架的招法。

不料王五這一拳打出之後，克仁並不接招，反將大肚迎將上來，王五見狀，便把渾身之力運在手臂上，乘虛直搗，訇然一聲，打個正着，這一拳卽使沒有千斤之力，最少也有五百斤，滿以爲這一下便可以把克仁打倒，誰知克仁把氣一提，王五的拳竟陷在克仁的肚皮上，不特沒打倒克仁，反被克仁用氣功把王五的拳吸住。

王五大驚，忙進一步馬，同時用力拔拳，就在這當兒，克仁一聲大笑，將肚皮一挺，王五再立不住脚，只見他虛飄飄在空中倒彈出去，隆然一聲彈到牆上，眼前金星亂冒。克仁帶笑說道：「好小子，你把爺爺的肚皮打癢了呢。」

王五又痛又惱，英雄性起，不顧死活，一挺身又向克仁衝去，不料還沒有衝到克仁身前，克仁變掌運氣，向空一推，這在內功拳法中，稱爲陷空掌，用不着貼近對方，內勁發自掌心，把對方迫着，



神彈郭從天而降，神弓一拉，便連珠彈發。

近不得身。克仁進一步，王五就得退一步，就像有兩隻無形的掌，在王五胸部壓住，一直把王五壓到牆上，任由王五掙扎却動彈不得。

克仁見王五已被制服，便回頭叫蔡繼芳道：「你到內院叫包爺出來，俺把王五交給他，要殺要剮，憑他的便是，俺是出家人，不便無端開殺戒。」蔡繼芳應聲曉得，便隔着二門叫道：「快開門，王五已被捉了。」

包恭聽說便命人把押門的槓子開了，跑到外面的院子一看，不禁嚇了一跳，王五靠牆站着，雙手向背後抵着牆，克仁離他有兩尺之遙，平伸雙掌對着王五，王五何嘗被捉？包恭見此情形，生怕王五發作起來，可不是鬧玩的，忙不迭的向後便退。克仁見包恭怕成這樣子，忍不住笑道：「別害怕，這小子已給我的陷空掌壓住，不能作惡了。」

包恭聽說半信半疑，趦趄着脚步走上前來朝王五的臉上一望，王五滿頭大汗，臉色通紅，似乎在運氣抵抗什麼壓力，身體眞是動也不能動，這才相信了，當卽大喜道：「和尙你便把他壓死了吧，何必再叫我動手。」

克仁道：「這小子也懂得運氣哩，我只能把他壓服，却死不了他，二來我是出家人，戒殺生，還是你拿刀把他砍了算數。」

包恭見說，便在地上拾起那柄倭刀，惡狠狠地對王五道：「王五，不想你也有今天，非是我苦苦要害你，無奈京師地方容你不得，明年今日，便是你的忌辰。」



說着拿起刀來向王五的頭部便砍，不想刀才遞起，刀背上拍得一聲，中了一顆彈子，當堂虎口震裂，刀也拿不穩，豁瑯瑯掉在地上。

這時二門內吼聲如雷，早閃出一條好漢，高聲喝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浩蕩乾坤，在皇城中殺人，你們好大胆子。」

包恭和克仁齊吃了一驚，包恭回頭看時，祇見那好漢一手揪着董油條，邁開大步，直奔自己，再看董二面上青一塊藍一塊，哭喪着臉，踉踉蹌蹌被揪得連爬帶跌，直跌到自己跟前。

王五回過頭來，見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神彈郭天成，心中大喜道：「兄長快來救我。」郭天成應道：「五爺不要害怕，待俺與這些狗娘養的算賬。」

包恭見勢不佳，一把抱着克仁道：「和尚救我。話還未了，郭天成已一縱步上前，將包恭一把搶了過來，就地拾起那把倭刀喝道：「不放開王五，我先殺了你。」

包恭嚇得眞魂出竅，大叫饒命，克仁這時雙手顧得壓制王五，便顧不得掩護包恭，在此情形之下，不得不將王五放開。王五得脫，首先追上正要逃跑的董二，揑着他的頸，喝道：「要命的領我出去。」董油條無奈，祇得乖乖的領着王五向後院走，這裡郭天成也押着包恭，迤邐出得後門。李家的人連克仁蔡繼芳在內，都因投鼠忌器，不敢攔阻，任由郭天成從容脫出。

王五等來到大街，才把包恭董二放掉。自回鏢局。王五回到局裡向郭天成拜謝道：「此番若不是兄長及時趕到，俺準沒命，但不知你何以知道我被困，會到來搭救？」

郭天成答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與包恭原是要好的朋友，我在榮祿營中當差，也是他託李蓮英引荐

的。那包恭不曉得在那一件事上，受了你的氣，竟要害死你，前回我到鏢局找你時，便是他的主意，教我借故和你混熟後，乘機把你毒死。後來見了你面，我覺得你爲人磊落，英雄重英雄，我已決定不下手，又承你以寶弓相贈，益發感激，當卽回絕了他。不料這小子見我不肯爲他利用，竟叫榮大人撤了我的差使。我失職閒住，在京城裡怎生活下去？這兩天便到處找朋友求差事，昨天偶然遇見河南神刀萬秀堂，說起你來，他說了你的許多好處，主張我到你的鏢局做夥記，並約定今天一同到鏢局裡找你。剛才到鏢局裡時，你的徒弟說你跟一個姓董的到姓包的家裡討什麼古畫去。我一聽就知道準是包恭另着人來騙你，再三追問，知道你和那姓董的又不是素識，更加教我動疑，生怕你着了包恭的道兒。馬上趕到包恭家裡，包恭不在家，是他家裡的人對我說，已把你用麻藥弄翻，送到李蓮英宅子裡來了。我這一急非同小可，立卽趕到李家，衝門進去，正遇見包恭要殺害你，幸虧你給我那張弓正在我身上，這才能打掉他的刀，若是沒有這張弓，我祇能眼白白的看他把刀統進你的胸膛，那時就殺死他也沒用，豈非天意。」王五聽了，便向天成道謝，天成謙遜道：「這是你命不該絕，天假手我來救你，我不敢貪天之功。」

正說着，門上的人來報：「河南神刀秀堂萬爺來訪。」王五忙叫請進。萬秀堂見郭天成已先來了，便對王五說：「五爺，你的鏢局正等人用，就請天成兄幇忙吧。」王五道：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就算傾家供養也是應該，怎敢拿他當夥記使喚。」秀堂訝道：「這話從何說起？」王五便把剛才的事，一五一十對萬秀堂說了。

萬秀堂聽了不勝驚訝，且向王五賀道：「這是五爺的義氣感動上蒼，才會逢凶化吉。來來，我請

五爺上館子，喝杯酒壓驚。」王五道：「應該我來請你們，若不是你教郭兄到來求事，他怎會去救我，所以你也是我的恩人。」說罷不由分說，一手拉一個，便到了前門大街的沈家羊肉店，吃羊肉涮鍋、烤羊肉下酒。幾杯下肚，各人都有點醉意，不免談起包恭，再談起李蓮英來。萬秀堂說道：「依我看來，李蓮英要害你，不是私怨，定是因爲你與維新黨人有往來，是以妒忌着你。五爺，你可知道外面的人怎麼說你麼？」王五道：「說我怎的？」秀堂道：「外間說你聯絡了北五省的英雄，要擁譚嗣同當老大，幫他攬維新，將來譚嗣同當宰相，你就當將軍。這話我不知聽了多少次了。」

提起了譚嗣同，王五心中的慘痛便撩了起來。突地把桌子一拍，兩淚交流對秀堂道：「你所聽到的話，雖是捕風捉影，但我與維新志士有往來，倒是一點不假。譚嗣同和我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，可憐我眼睜睜的看着他死了，竟不能相救，怎不教人恨煞。」

沈家店這時，人客滿座，京裡的人，又多認識王五的。聽了王五在高聲說話，便一齊向王五這邊看來。店老闆見人客裡面有幾個衙門捕快，也在注意王五。生怕惹出事來，連累了他的店子，連忙走到王五面前低聲說道：「五爺，別談國事，這幾天京裡正到處搜捕維新黨人呢。」

王五英雄氣概，意氣如虹，要說便說，從不顧忌什麼？聽了老闆一說，反惹起他的性子，祇見他把眼一翻道：「掌柜的，你也是中國人，難道不想國家强盛，不贊成維新麼？」沈老闆一聽，嚇得抹頭便走，不敢答王五的話。

本來王五說着的祇是私人恩怨，原不會說到國事上去，現給沈老闆一說，撩起他對國家的抱負，話匣子就打開了，借着三分酒意，竟滔滔不絕，對着郭、萬二人，演說似的，把后黨那一班人，痛罵

一頓。旁的座上客人，胆小的全都溜走，胆大的竟然拍起掌來喝采道：「罵得好，罵得痛快。」

另一座頭上的兩個公人，正是李蓮英的眼線，奉命出來查緝逆黨的。他們認得王五，明知王五是同情維新的人，却怕王五英雄，不敢動手拘捕，兩人交頭接耳的說了一會，逕自出店去了。

這兩個人一走，店老闆便過來向王五一揖道：「五爺，你闖下禍了，剛才那兩個是政府密探，你的話給他們聽去了，總不會就此干休的。求你老人家快速離店，免給小號帶來麻煩。」萬秀堂、郭天成也勸王五離開。王五祇得會了賬站起來走了，胸中餘怒未消，一邊走一邊說道：「二位兄長，你們要幫助小弟殺進宮去，把李蓮英這狗養兒抓來殺了。」郭、萬以爲他醉了，祇得隨口答應道：「咱們是弟兄一般，祇要五爺有命，那兒都敢去。」

王五見身旁沒有閒人，突然站定對郭、萬二人說道：「小弟沒有醉，我說要殺李蓮英倒是眞的，頭一件是爲自己，我不殺他他遲早要殺我，今天的事在他家裡發生，可見他存心要我的命，第二件是替譚嗣同三爺報復，第三件是要替維新黨出氣。有這三項原因，我能不殺他麼？今天晚了，不便商議，明天務請兩位兄長到武廠裡來，咱們再從長計議。」

郭萬二人見王五一派嚴肅，知道不是酒後胡言。便齊口合聲答應道：「五爺且請回去，此處不是說話之所，明日到府上再商量吧。」說着彼此分了手。

常言道「隔牆防有耳」，隔着牆的話還有洩漏的時候，何况在大街上。王五這一番話，早被李蓮英的耳目聽去。漏夜向宮裡面的李蓮英報告去了。李蓮英在宮中正侍候西太后吸鴉片烟。他因爲王五逃脫，心裡不安，再接得這報告時，愁悶加重。心神不屬，幾乎把慈禧太后的烟燈弄翻了。

慈禧太后正在一面吸烟一面叫小太監搥腿，忽見李蓮英神色有異，便問道：「你怎麼了，不舒服嗎？」蓮英見問，却又不便說出心事，祇得回道：「啓奏老佛爺，奴才沒什麼事，祇覺心驚肉跳。」

自從政變以來，西太后把光緒幽禁在瀛台，因怕帝黨有人謀對自己不利，無日不在警戒之中，聽蓮英這樣一說，便說道：「奇怪，我也覺着心上虛怯怯的，却是什麼緣故？」蓮英趁機道：「老佛爺何不召大喇嘛克仁法師進來宿衞，一來可藉佛力庇佑，二來克仁武藝高强，也可以防刺客。」西太后點點頭道：「你就叫人宣召去，叫他多帶幾個得力的徒弟同來，在宮內佈防。」隨又嘆道：「到這時候我就想起我的『黃天覇』來了。」

西太后所指的『黃天霸』便是王五，李蓮英本待對西太后說出，此舉正是要提防王五，又怕她查根究底查出自己謀害王五的事來，不敢造次，祇用話試探着說：「聞聽得那大刀王五是維新黨呢。」西太后聽了艴然不悅道：「每次我提到王五時，你就說他的閒話，你妬忌他？」李蓮英嚇得爬在坑上磕頭道：「奴才該死，奴才該死，奴才不敢。」西太后顏色稍霽，繼續命蓮英裝烟。

一會兒克仁領了四個徒弟進宮，這四個人一律受過法師封號，賜號淨慈、淨因、淨慧、淨本，俱有降龍伏虎的武藝，能高來高去，與克仁合稱爲喇嘛派五虎。淨慈頭大如斗，個子粗壯，逈異常人，額上長着肉瘤，綽號獨角犀。淨慧却骨瘦如柴，身軀短小，矯捷如猿，綽號通臂猿。淨因口裡有兩隻虎牙，人稱下山虎。淨本渾身長着汗癬，斑駁有如蛇鱗，故有白花蛇之號。五個人來到養性門候旨，西太后宣他們進了樂壽堂接見，五人向西太后磕過頭請過安，克仁便奏道：「蒙老佛爺宣召，不知有什麼吩咐。」西太后道：「皇上背叛我，想你們知道了？目前我把他幽禁在瀛台，一是保護他不要受

叛黨挾持，二是免得他在我身旁出主意謀害我。不過宮裡的太監侍衞們，雖然大多數是我用下來的人，但那些是忠那些是奸，我還不曾細加甄別，目前誰也不能相信，我知道你師徒五人一向效忠我，是以教你們進宮來宿衞。祖宗家法沒有不許和尙在宮裡過夜這一條，你們放心在宮裡巡邏吧。」

克仁領了旨，磕頭出來，相度宮中的形勢，以便分配守衞。西太后所住的是寧壽宮。這一個宮在禁城的東北角上。包括養性殿、樂壽堂、頤和軒、景祺閣，西太后所住的寢宮，便是樂壽堂，前爲養性殿後通頤和軒，再後便是景祺閣。這四所建築物的通道，稱爲寧壽宮中路。另有寧壽東路和寧壽西路，都屬於寧壽堂的範圍。東路上的建築物有暢音閣、閱是樓、慶壽堂、景福宮、梵華樓、佛日樓，暢音閣是戲台，閱是樓是看戲的廂座，梵華樓和佛日樓是藏佛經的地方，景福宮和慶壽堂藏着書籍古玩碑帖等。各建築物之間的空地，栽植着奇花異卉，西太后常常到此遊玩。至於寧壽西路，雖一樣有許多建築物，如古華齋、遂初堂、粹賞樓、延趣樓、玉粹軒、竹香館，遂初堂的後面還有堆成的大假山，山上有聳秀亭，亭後有倦勤齋等，但這一條路，因久沒有人居住，已經荒蕪，各建築物變成堆置廢物的地方，假山、山洞，堆積滿擸𢶍。和中路西路迥然不同，一宮之間，盛衰不齊，這種情形，是外間的人所想像不到的。

克仁相度了一回，然後對四徒弟說道：「這寧壽宮地方倒也不少，憑我等師徒五人之力，難以照顧得週到，除非放棄了東西兩路，專門握守中路。好在宮中主要的人，祇是老佛爺一個，祇要保護着一座樂壽堂便够了。咱們就以樂壽堂爲中心，由我坐鎭，東面由淨慈負責看守，由樂壽堂至慶壽堂一帶，出了事歸他負責。南面由淨因看守，由樂壽堂至養性殿一帶，有事歸他負責，北面由樂壽堂起至

景祺閣，歸凈本負責。西面由樂壽堂至聳秀亭一帶，由凈慧負責。有什麽動靜，吹唿哨爲號，我自然會來接應。東、南、北三路，較易看守，祇有西路荒蕪，又有假山土阜，容易藏匿歹人，凈慧須要特別小心謹愼，勤於巡邏，切勿偸懶。事定之後，老佛爺自有重賞。」吩咐完畢，四個徒弟自去巡邏去，直巡到天亮，沒有什麽動靜。西太后敎李蓮英到西宮的雨花閣睡覺去。

那雨花閣在春華門之北，閣凡三層，上層供歡喜佛五尊，中層供康熙大成功德佛神位，下層供西天番佛，有「腦骨燈」、「人骨笛」等，都是喇嘛敎的法器，和雍和宮差不多。每年正月十五日，七月十四兩日，雍和宮的大喇嘛，都要入內庭來禮佛，克仁以前也來過，祇四個徒弟是頭一次進來。見了幾件人骨做成的法器，便向克仁問長問短。克仁祇得向他們解釋道：「用人骨造法器，是捉鬼時應用的，點起『腦骨燈』再吹起『人骨笛』時，所有妖魔，全都要退避三舍。」凈慧聽了連忙問道：「宮中藏着這種法器，是不是宮裡面有鬼？」克仁道：「宮禁裡頭，寃枉死的人甚多，焉得沒有鬼，據說我朝太宗入宮居住的時候，就天天見鬼。明朝歷代皇帝，在宮中打殺的人，寃魂不息，化爲厲鬼，時常顯現。後來請了這些法器來，鬼魂便絕迹了。」凈慧道：「師父休說鬼魂絕迹，昨天晚上我就看到了鬼，幾乎當是刺客哩。後來細看這鬼魂離地而行，隨風飄蕩，飄了一會，飄進假山洞裡去，才知道不是人，可是我也不敢到假山那面探察。師父何不請老佛爺把『腦骨燈』在假山洞中點起，再吹一回『人骨笛』驅走鬼魂，豈不是好？」

克仁聽凈慧一說，竟然着起慌來，細問當時的情景，凈慧添枝附葉的再說一遍，克仁當卽請准了西太后請出雨花閣的法器，拿到寧壽宮西的聳秀亭驅鬼去。



聳秀亭出現厲鬼，克仁請出「腦骨燈」和「人骨笛」兩件法器來驅鬼。

到了晚上，「腦骨燈」注滿了油，放根燈芯在內，燃起火焰，擱在假山的石洞中，一燈熒然，更顯得四圍陰森可怖，克仁把「人骨笛」吹響，其聲嗚嗚，林木振動，蝙蝠橫飛，更教人毛骨悚然，克仁吹了一遍，心裡有點怯，便把人骨笛放在亭上，自回到樂壽堂宿衞去了。

4 報深仇三俠探地道

再說，王五決心殺掉李蓮英替自已報仇替維新黨出氣，約了郭天成和萬秀堂次日到家中商議。到了第二天，郭萬二人果然來到鏢局，王五迎着，直引進賬房內坐下，王五再把李蓮英該殺之處說了一遍。郭天成便說道：「五哥，那李蓮英躲在深宮裡，一天到晚伴着西太后，很少回家，難道眞是殺進宮去不成？漫說今日政變之時，有祿營和福營的洋槍隊駐守禁城各門，外人插翅也難飛進，就是平日也是禁衞森嚴，不輕易進得去。怎樣殺得李蓮英呢？」萬秀堂道：「李蓮英總有回家的時候，祇要我們留心偵查着，知道他什麼時候回家，便在家裡幹掉他便了。」

王五道：「今天要請你們到來商量的，就是進宮去的問題。我們不能老是等這兎子回窟時才動手，而且他出入都有雍和宮大喇嘛保護，那大喇嘛呼里克仁，是喇嘛派的掌門人，前天要不是郭爺及時來救，我已死在他的陷穽掌上。這人就合我等三人之力，也未必能勝他，除非請山西老董前輩拔刀相助，才有希望把他收拾。要找董老前輩，不是沒辦法，但這一來牽動得更大了，我們跟喇嘛派沒有仇隙，不想因我一人，和喇嘛派作對。我昨晚已想了一整晚，除非進宮行刺，否則沒有其他辦法。剛才郭爺說禁城各門有洋槍隊把守，這一點不錯，不過，我們仍有辦法進得去，神不知鬼不覺的。祇要能進了宮，殺一個李蓮英就像拾草芥一般容易。」

郭天成聽說，便問道：「五爺有什麼辦法進宮去能不經過那些守衞？」王五道：「你們二位聽說

過明朝建文皇帝在皇宮中的地道逃跑的事麼？」郭萬二人見問，齊口合聲答道：「聽是聽過，但那是南京，五爺休要記錯。」

王五道：「我知道那是南京，但是這故事還沒有說完呢。讓我說下去你們就明白了。那時燕王棣知道建文從地道出宮之後，便親自下地道去查察，勘過地道的路線和工程。回到北京，便在宮裡也照樣開闢了一條地道，地道開成後，却把所有工人都毒殺了，以爲滅口。有一百四十九人，同時死亡。」

「好殘忍的傢伙！」郭天成揷嘴說。萬秀堂却攔着他道：「別打斷五爺的話頭，聽他說下去。」

「建築隧道的一共是一百五十人，」王五繼續說，「其中有一個工人最乖覺，他知道隧道一做好便不能活，多疑的皇帝，怎會留着百五十張活口，讓他們到處傳說宮中有秘密隧道？因此他在地道將近完成時，便暗自服下預携在身邊的藥，使自己患了重病，一開始便不能說話，看着要斷氣了，皇帝才准他的家人領了他回去。這百五個工人，在開工之後便被留在宮中，不許出外一步的。

「這一個工人回家之後，吃了解藥，病馬上好了。可是，他吩咐家人開喪穿孝，買具棺材放在家中，報稱自己身故，次日皇上果然派人來察看，見到這情形，回去報告，皇上以爲這工人眞已死去。却沒想到他其實未死。隧道的秘密，到底留了這一個活口。

「這一個工人，便是我姑丈的遠祖，我姑丈是姓傅的，遠祖是良鄉人，自從僞報死亡，便不敢回故鄉去，携家遠走，到了山西大同開族，傳到我姑丈，恰是十代了。

「前四年我押鏢到了大同，順便探望姑丈，恰好他新修好一所房子，就要搬家了，清理祖居什

物，打開一個箱子，裡面有一張地圖，一篇記事，所記的是皇宮開隧道的情形，和所有工人的姓名，那張地圖，畫得非常簡畧，全是彎彎曲曲的線，畫在一個四四方方的格子裡。沒有地名僅有些記號。

「我姑丈看了這篇東西，恐怕會惹禍，便拿來燒了，是我請他把這張地圖給了我，預防將來有用着它的時候，今番可眞的用得着了。」

王五說着，便從身上取出一張橫直五寸的紙來，這是一張明朝舊紙，上頭果然畫有一個大四方框子，框子外面有幾條波紋的線，與框線平行。框裡線紋曲折，細看像幾條路線，在框子中心交叉着。王五指着地圖對郭萬二人道：「昨晚我想着怎麼進宮去的問題時，便把這地圖找出來硏究，看了一晚，被我看出一點頭緒來了。這四方框子便是紫禁城，波紋的線代表護城河。裡面的紋，雖然雜亂，但細看時却可以看出一共是八條，你們瞧瞧這就是了。」王五邊說邊指着圖中縱橫歷亂的線條。郭、萬二人，俯下頭仔細注視着，果然看出這八條線。其中有三條是通框子外面的，五條在框子裡。

這五條線的起點分佈於框中東南西北中五處，另一端却接在通路框子外的三條線上。王五便指着說道：「這很容易明白，按圖中所示，隧道一共有三條通到城外的出口，却有五處入口，框內的五線，分明是代表入口所經的途徑，這五條由宮內各處不同的地方進入，經過迂廻曲折的路線後，便與通到城外的三條隧道滙合而通到城外去。」

「五爺說的一點不錯。」萬秀堂經過仔細注視後，發覺王五所說的極爲合理。「可惜這圖上沒註有方向，否則可以硏究到出口入口的是什麼地方了。」

「這便是我要請你們到來一同硏究的原因。你們可曾進過內廷？」王五說。

「我去過一次，不過僅是禁城的東北角而已。」郭天成說，「有一次李蓮英帶了包恭和我，一同進宮玩玩，由北邊貞順門進，向南走寧壽西路出衍祺門，折向東面出保泰門。」

王五聽說便向地圖注視着，沉吟了一會兒，突然問道：「你所經的地方，可有山？」

「有的。」郭天成說，寧壽西路，幾乎全是一些土阜假山，最高的比殿瓦還高，山上還有亭子。我正奇怪，宮裡怎會有山呢。」王五拍手指着地圖道：「你瞧，這一角上有幾個三角符號，便是代表山了，你所見的山可是這樣排列的？」

郭天成閉着眼睛細想了一刻，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正是這樣，差不多是一連串的，由北至南，有高有矮。」王五喜道：「那就是了，我們認定有山處是東北角，其餘的方向，不也就分出來了嗎？」

萬秀堂聽了，不住點頭，贊道：「五爺很精細，小弟還有一個意見解說出來不知對不對。依我所見，這些土山的泥和石頭，就是掘地道時所挖出來的，沒處堆放，便做了假山。」

王五大喜道：「不錯，你說得眞對，這怪不得山下就是入口處了，這因爲地道中的泥，要從這條路運出來堆積呢。」

「如此說來，寧壽宮西路下面就有地道了。」郭天成說，「我們就從這兒進宮去，豈不省事，何必再研究別的路線。而且西太后正住在寧壽宮裡，李蓮英也不會在別處。」

王五把地圖的南北分淸之後，相度三條通到框內去的路線，突然指着北面一條道：「這地方應該是北海。前些日子聽人說，小白塔附近有一口井，井牆上鑿着一級級的梯級，牆上還有個橫口，別人就叫它作橫口井，誰也不知道這井裡的橫口通往什麼地方，現在看來那定是地道出口無疑了。」

萬秀堂想了一想道：「小白塔在瓊島上，四面是水，地道豈不要被水所淹了。」王五笑道：「北海的水能有多深？地道在水底下，經陟山門那邊，簡直不愁水淹。照地圖所示，這一條線也最像。」

幾個人研究了一會兒，決定從這一條路線進行，由橫口井進入地道，只管向東南走，到了交叉點，再轉向東北，便可直達寧壽西路的地道出口處了。

王五留着郭萬二人在鏢局裡吃晚飯，飯罷，已是酉牌時分。王五對郭萬二人道：「這張地圖，經過了五百多年，難保歷朝皇帝沒有發現地道，把它改過。據江湖上傳說，雍正皇就利用地道派血滴子出入，他後來也被呂四娘從地道潛入宮裡刺殺，雖然這些傳說全然沒根，但也可知地道的秘密不是我今天第一次發見。地道裡也可能有兇險，二位想過，不怕危險才請跟我一塊走，別要到時埋怨我王五。」郭萬兩人齊口合聲道：「五爺說的那裡話，咱們三人都是講義氣的英雄，不怕危難，此番進去，又是大家自願，有難大家同當，說什麼埋怨二字。」王五道：「這樣最好。」說罷又設了譚嗣同的靈位，拜了四拜，默禱道：「老弟英靈不遠，此番我和你報仇，行刺李蓮英，你要默佑我們啊！」

拜罷，大家各取武器在身，這時長兵器和硬兵器都不能使用，只各懷了軟鞭短劍，暗藏前後護心鏡，又將鐵珠子鐵蒺藜各取了一把，預備必要時施放暗器。三個人一律換上黑色短襖，束上褲脚，穿上快靴，仍從原路出來，直向北海方面進發。不一會來到白塔之前，果見有一口枯井。王五大喜道：「想必這就是了。」便要往下跳，郭天成拉着他道：「五弟不要忙，我們還得用繩子縋下去看過究竟再講。」說着早把身上的絲絲解下來，繫在王五身上，慢慢縋下去。

這一口井並不很深，在井旁眞是鑿有着一級級的石梯，王五摸到梯，便對郭天成說道：「師兄用

不着縋了，這兒有梯子哩。」說着忙解下絲繩，天成秀堂聽說，也相繼沿着梯一步步爬下。一會兒已到了底。萬秀堂在身上取出紙煤盒子，打着火一照，井旁有一個洞，却被塊石頭堵着，用手略推，石頭被推開了，探身進去，已進了隧道口。隧道約有五尺高，恰好容得一個人站着走動。萬秀堂喜道：「果然有這一條隧道，以後咱們可以隨便到宮裡去了，聽說宮中有許多寶物。」王五聽了，回頭瞪了秀堂一眼，怪他起這種貪念，但黑暗中秀堂却沒有看見。

郭天成站定認清了方向，然後燃着紙煤取亮，領王五等前進。走了約半里路，隧道乍然分岔，一共八條路口，總滙在這裡，郭天成躊躇道：「咱們到了八陣圖裡來啦。」想了半天，只揀東北那條路前進。王五萬秀堂，緊緊跟着。

又走了約莫半里，郭天成正走間突然停了脚步，用手中的紙煤條向旁邊一照，只見幾個人縱橫躺在路旁，不禁吃了一驚，照到近前時，原來是六個無頭的屍體，身上的肉已化盡了，只餘肢骨在衣服之下，再看眞切，這六具屍體，都一式穿上淸宮侍衞服裝，屍體旁邊還有六柄斷爲兩半的單刀。王五看見折斷的單刀，好生奇怪，便對天成道：「師兄，你瞧這刀是怎樣斷的。」天成拾起一柄仔細看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好像是給寶劍削斷的呢。」

這時，王五萬秀堂分別點着了手中的紙煤，把隧道照得明亮。突見隧道光滑的石壁上有幾個字跡，近前一瞧，那字跡分明寫着「呂四娘大破血滴子於此」十個大字。王五恍然大悟道：「原來這些屍體，都是給女俠呂四娘殺的，父老傳聞呂留良死後，因文字獄被雍正抄斬他的全家，只逃出了女兒四娘，後來四娘進宮刺死雍正皇。這故事我自始還不相信，如今看來，倒確信是眞的了。」

相與嗟歎了一會，王五一干人等，繼續前進，約莫走了百步遠近，火光影裡又照見一條屍體，橫在路旁，大家忙用火來照，只見這兒是一具女屍身，七個骷髏頭，萬秀堂駭然道：「這是長着七個頭的怪人呢。」郭天成道：「不然，你看女屍的頭還連在頸上，有布帕包頭爲証，只這一個是她的頭，其餘的六個，多半是剛才那六個血滴子的人頭。」王五吃驚道：「啊呟，這女屍敢情就是呂四娘了。她緣何死在這裡？」郭天成且不答話，用火迫近女屍細瞧，只見衣服當胸處有一破洞，四旁血跡殷然，忙解開衣屍再看時，一粒鐵蒺藜在乳房下的部份打進，夾在脅骨縫中。天成不禁失笑道：「可憐呂四娘終遭毒手！照此情形看來，她在大戰血滴子時受了暗器所傷，仍然勇戰殺敵，將六名侍衛一一殺却，斬下他們的頭提在手上，來到此間，傷重不支，倒地身死。」萬秀堂點頭道：「你的話說對了，自來都說呂四娘刺死了雍正後，不知所終，原來喪身此處。」大家悲歎一會。繼續前行，數步之後，王五忍不住回頭再向呂四娘的屍再看一眼，瞥眼間只見一縷青光耀目刺眼，就在屍體旁邊發出。王五不勝詫異，急返身到青光所發的地方細看，只見衣服下面露出一段劍尖來。青光便是劍尖上發出來的寶器，王五對着劍尖呆想了一下，然後向四娘的屍體拜揖道：「莫非四娘有意把寶劍相贈，故使寶光露我的眼，旣然如此，恕我要觸動你的骸骨了。」拜罷把衣服輕輕扯開，一把三尺長的青鋒古劍，森然閃着寒光，在王五的眼前露了出來。王五大喜，忙將劍取在手上，果然是鋼中之精，那怕二百年來，依然一點鐵銹也沒有，劍身上有兩個字篆着「青鸞」二字，七寶鑲着劍頭。這時天成秀堂都折返來看劍，天成道：「久聞得『青鸞』、『赤鳳』是一對鴛鴦寶劍，我小時看過劍譜，知道這對寶劍爲大俠甘鳳池所得，甘鳳池把『青鸞』贈給了四娘，所以携帶到此，由此看來，這女屍越發是四娘

無疑了。如今爲五弟所得，殊堪慶賀。」王五雙手橫架着寶劍，再向四娘的骸骨一躬到地道：「四娘有靈，給我寶劍，日後我必來此處掩埋你的骸骨，還望四娘助我一臂之力，進宮殺了仇人。」拜罷，回頭對天成道：「咱們走罷，此番得了削鐵如泥的寶劍，更易成功了。你不見剛才那六柄斷刀，料都是被這寶劍削斷的，不然四娘一個女人，怎敵得過六個血滴子。」天成點頭道：「正是如此」。

他們前行了數百步，天成猛省起一事，停了脚步。

王五覺得奇怪，便問道：「師兄何故停走？」天成道：「我們怕走錯路了，呂四娘死在此處，一定是出宮的時候，被血滴子追趕至此，展開血戰，四娘殺了他們，自已身上也受了傷，才倒斃在這裡，如此看來，前面必是出路而非入路。」王五恍然大悟道：「師兄的話不差，我們姑且回頭走着看，此處既有種種遺跡，可知雍正皇的確會用過這條隧道，說不定他還把隧道的路線更改過。不能完全依照那張舊地圖了。」郭天成點頭稱是。

三個人回身疾走，約莫有一箭之路，果然在走過的隧道石壁之上，有一條小縫，剛才因走得匆忙，沒有留神，是以忽畧了，郭天成首先探身進去，小縫之後，竟是一條十分寬濶的隧道，地上鋪了軟土。在土上又看見兩條屍體，肉已化盡，認不出面目，只從衣服上面看出身份，一個穿的是侍衞官服，顯見也是血滴子的隊員，另一個的衣服渾身上下一片黑色：黑頭巾、黑襖、黑褲、黑靴，黑襖上密排着鈕扣，黑褲的褲管很窄，束着褲脚，黑靴是軟底的。看情形是夜行人的服裝。

郭天成看了奇怪道：「這個夜行人是誰？他一定不是淸宮裡頭的人，也許是和呂四娘同來的。」

王五道：「師兄所見極是，要不是四娘的同黨，怎會身死於此，莫非就是大俠甘鳳池不成？」萬秀堂



三俠進入到隧道的中段，突然一片陰森景象呈現眼前，都是些殘餘骸骨。

道：「不會吧，據先輩相傳，大俠甘鳳池是病死家中的，怎會死在此處？」郭天成道：「傳聞的話，多不可靠，讓我們看看他用的是什麼兵器，便可以明白了。」說罷將手中的火，朝屍體上一照。見屍體壓着的，却不是寶劍，把屍體挪開細看時，只是一柄薄薄的大刀，刀身現出青色，映着火光，森森湛碧。郭天成拿刀在手躊躇道：「甘鳳池與四娘所用的兵器是雌雄劍，沒聽說他用刀，難道這是甘鳳池麼？」

王五久慣用刀，見了刀便歡喜，伸手向郭天成討了過來細瞧，覺得這把刀分量雖輕，刀刃却異常鋒利，刀柄上每邊鑲嵌着紅綠兩粒大寶石。用指在刀上一彈，只聽得一聲鏦錚，其聲淸越，恍如龍吟，王五沉吟道：「好一把寶刀，規模尺寸，却不像中國製作，聞得朝鮮王室有一把寶刀名喚『銀蝤』，削鐵如泥，是王室的重寶，後來因王室政變遺失了，不知去向，外間傳說這刀已流入中國，爲甘鳳池所有，莫非這就是麼？」

郭天成道：「如果是寶刀，刀身上一定刻着名字，你且細心瞧瞧看。」王五聞言，便將刀反覆審視，果然見刀背上有兩個古篆，大如蠅頭，仔細看時，不是「銀蝤」又是什麼呢？

郭天成喜出望外，向王萬二人拱手道：「小弟一生酷愛短刀，可惜找不着一柄好的，如今無意間獲此至寶，望二位賞臉，就給小弟使用吧！」王萬二人齊口合聲道：「這把刀自應歸你所有，不必客套了。」郭天成謝過，正要前行，忽聽萬秀堂叫道：「且慢，看那侍衛的屍體下面壓着的劍，也像是寶物。何不一併拿了應用。」王五忙道：「如此巧極了，我們三個人，得到兩把寶劍，一把寶刀，正好分配。」說話間，萬秀堂已將那侍衛的屍體一脚踢開，露出一柄三尺長的寶劍來，取在手上，留心

一看，劍身上也刻有一行細字，寫着：「御賜雲中燕」五個楷書。萬秀堂大喜道：「雲中燕是血滴子的首領，這定是一柄好劍。」

郭天成嘆道：「雲中燕是河北五省第一名好漢，劍法精奇，內功卓絕。當日名震天下，誰知收塲竟是如此。」王五也嘆息道：「甘鳳池呂四娘也是英雄無敵的人物，無聲無臭死在此又有誰知道當年這幾個人在這兒生死肉搏時，定必是一塲驚天動地的惡戰。如今只賸下幾堆寂寞的枯骨了。」

萬秀堂正欲有言，忽想起一事，向郭天成問道：「二哥，他們這幾個人，當日是怎樣打法呢？這兒是條隧道，暗無天日，如何交手？就算他們練就夜眼，也得借一點微光才行。」

王五聞言抬頭一看，說道：「光在這裡了，你們瞧隧道頂上不是鑲着許多雲母殼麼，這東西最能反光，古書上所說的夜明珠，其實就是反光的作用。」郭天成點頭道：「五弟所見不差，築隧道的人利用貝殼反光的道理，從入口處把光線一路曲折映射，隧道中就不致黑暗了，眞是匠心獨運啊！」彼此咨嗟了一會，繼續前行，約莫百步外，隧道中忽來一陣冷風，火搖影動。王五喜道：「有風吹來，出口的地方近了。」大家聽了，精神爲之一振。

再走了四五十步，但見頭頂上冷氣森然，仰面一望，居然看見星宿。原來是一個大井口（這井口後來是珍妃畢命之所，庚子兩宮西狩之時，李蓮英把珍妃推入井中，便是這地方）。三人立在井底，四面察看，却沒有梯級，沒法上得去，四壁峭削光滑，長着苔蘚，便是用壁虎功也上不了。

王五遲疑道：「這便是出口麼，如何可以上去？」郭天成道：「大概這只是通風透光的地方，不見前面還有路麼，出口諒必還在前面。」王五應道：「二哥明見不差，我們繼續向前走吧。」

不料他們才一舉步，又復停了下來，原來井底之下，又是五六條隧道的集中點，有如掌中伸出的手指，到底那一條路是出口？出口的地方又是什麼所在？三個人中沒有一個明白。彼此相顧愕然。

「我們惟有逐條路徑試探了。」萬秀堂說，「反正宮中的地方大極有限，就算把六條路都走過，也不費什麼事。」王五道：「只好如此。」說着便向最右的一條邁步。

這一條隧道，却是通到皇城北牆外御河沿的，路線最長，他們寃枉跑了一段，又復折回，再向右二那條路走去，繞來繞去，又繞到那出口上。三人齊口合聲，叫了一句晦氣，再走了一條，依舊如前一樣，只得又折回原處。

原來右面三條隧道，都是通到禁城外的，左面三條，却是通到宮內，王五站定，對郭萬二人說道：「眼前還有三條路，如果再像以前三條那樣走寃枉路時，怕不走到天亮也走不進宮裡去。不如咱們三人，分開三條路走，若是都走進宮中，便在宮裡的東北角上會合，走不進去的，便回到這裡來等。」郭天成道：「假如有兩人進去了，豈不教那在此等候的人死等？」王五道：「他等不着便知道這兩人都進了去，任走一條，也就是了。」天成道：「如此咱們分別走吧。」

王五揀左邊第一條走，走了不及二百步，便覺得地勢逐漸上升，而且兩邊的石壁也特別光潔。細看之下，原來是「漢白玉」砌成的牆，地上鋪着白石，王五喜道：「看情形這會是通到宮裡的了。」

王五放胆朝前走着，前面的路更寬，可以並排容得七八個人走，而且幾步便是一級階梯。王五沿着階梯逐級上升，也不知走了若干級，前面沒路了，定神一看，已是置身於夾牆之內只是摸不着門。

站定了之後，王五把手中的火向牆上察着，果然見一扇木門，髹得和石壁一般顏色，門縫緊密，

不留心看不出。門上平滑，一無門鏈，二無門環，正不知如何開啓。不覺沉吟起來。

王五沉思片刻，想到一個主意，自忖道：「手上有的是寶劍，便是鐵門也剷開了，那怕區區一道木門？只要把劍在門縫揷進去，沿着縫且剧且剷，把門中的樞紐盡行剷斷，門就可以開了。幸而手上傢伙是剷鐵如泥的寶物，料無何等困難。這辦法雖然頗費工夫，但總比亂撞攻門好。」

王五在門縫上找了半天，找着一處比較寬濶的縫隙，便將劍尖對準，運起勁來，在劍柄頭上用力一拍，「喀嚓」一聲，已揷進縫裡，縫上切合得那樣緊密，劍尖被夾得沒有半絲兒空隙，王五握着劍柄，左右搖了兩搖，竟因沒處用力，門縫文風不動。沒奈何只得把劍拔出來，另在旁邊揷進去，連揷了幾下，縫上空隙擴大了，這才有了着力的地方，逐點逐點的耐着性子去剷。那扇門仍然沒有弄開，只畧爲鬆動。

暗門的那面，就是西太后的龍床。有一面大紅毛鏡掩着，連西太后自己也不知道有此暗門。這天晚上，西太后躺在床上抽鴉片，不覺睡着了。李蓮英替她蓋上棉被撤去烟具，自向耳房睡去。雖則他的心中對於王五不無戒懼，但因已有克仁法師及四虎守護寢宮，料無危險，是以放心睡去。

到了半夜，西太后矇矓中聽見御榻後有點聲浪，像是耗子咬嚙木器的聲音，喃喃自語道：「淳貝勒送來的波斯貓，只是虛有其表，耗子這麼猖狂也不管。」說罷反身又睡着了。王五在門後，那裡知道西太后已被驚醒，仍然繼續剷着，幸而聲音不很大，沒有再把西太后弄醒。

暫不提王五剷門之事，再說郭天成揀左邊第二條隧道走。只走了百來步，路已曲向東北，再向前走了四五百步，地勢逐步高起。神彈郭大喜道：「看情形快要到出口的地方了。」精神一振，脚步也

就加快。不一會便到了出口的地方，鑽出來一看，原來正是梵華樓下。地點恰好在東北角上。回看洞口，開在樓前大樹的樹脚，從外面看來，只以爲是樹穴，掩飾得非常巧妙。

梵華樓是藏佛經的書樓，平時已沒有人到，何況時在深夜。神彈郭在樓下的院子裡畧作徘徊，見東面有一道院門，用手推時，門是虛掩的，呀然一聲，應手而啓，幸而聲息不大，沒有把負責看守北路的凈本和看守東路的凈慈驚覺。

郭天成閃了出來，前面矗立的便是宮牆，沿着牆根向北走。便到了約定的地點。站定在牆脚下的黑影裡，自忖道：「總算我够運氣，比誰都到得快。」

5 鑽假山洞一現幽靈

萬秀堂走的是左邊第三條隧道，愈走路面愈寬，不多一會，手上的火枝燃盡熄了，正要重新點一枝時，迎面颯然有風拂來。腦後也有物件飛過。接着耳邊身旁，四面八方都像袖箭飛過那様，激起微風。萬秀堂大驚，急挺劍伏地，靜觀其變。良久良久，不見有什麼動靜。身上掏出火種，把紙煤搓成的火枝燃着，光影中但見無數的蝙蝠飛動，不禁啞然失笑道：「原來是蝙蝠，可眞嚇了我一跳。」站了起來，繼續向前走，邊想道：「有蝙蝠的地方，一定靠近洞口了。」振起精神，加速脚步前進。

這一條隧道，正是通往寧壽西路大假山去的一條，出口就在聳秀亭山脚下那個山洞上。萬秀堂所猜的一點不錯。假山的泥石，正是掘隧道時所掘出來的。當時永樂帝就命人把這些泥土，堆成假山，並掩護了洞口。假山山洞深處的旁邊，有一條二尺多的縫，便成地道的出口處了。

萬秀堂只走了一頓飯工夫，便到了隧道盡頭，拾級而登，在縫裡鑽身出來，業已置身在山洞裡，只是山洞也和地道一般昏黑，上頭看不到天，他仍舊以爲在隧道內。留神一望，見前面燈光閃爍。萬秀堂又是一驚，忙吹滅了自已的紙條，貼身靠着洞壁，自忖道：「這兒怎會有火光，莫非王五郭天成從那面走來。如果是他們，那就糟了，我們這三個人走來走去，只在地道裡打轉，多糟！」

停了片時，這火光不遠也不走近，似乎是定在那裡。火光有時閃動得很厲害，有時却全不晃動。萬秀堂更加狐疑不解，決心上前去看個究竟。

他貼着洞壁側着身子前進，手中緊緊握着刀，才走得兩步，耳根裡一陣風刮過，秀堂把頭一側，却碰到一塊突出的石尖上，把腦殼撞痛了，秀堂暗罵道：「好可惡的蝙蝠，嚇了你爺爺幾次了。」

再前進走了二三十步，離遠看見了一盞燈放在洞口，外面吹進來的風，把燈燄吹得搖晃不定。秀堂好生奇怪，自忖道：「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？看來不像是室內，既不是室內，點着燈幹什麼？」定睛細看時，不禁毛髮悚然，原來這一個燈盞，分明是個人腦骨。

萬秀堂在江湖上闖了半生，見盡多少殘忍的事，拿脛骨作鼓槌，用骷髏頭盛便溺，都看見過了，全不會覺得恐怖，只是今天晚上看見了這腦骨燈，却不免震怖起來。突然一陣風吹進，燈燄昏暗，只賸一藍色火頭搖搖欲滅，環境更是陰凄凄的，森然如到了地獄的門口。

這一盞燈，正是凈慧所點的喇嘛法器腦骨燈。昨天晚上，他看見洞中有鬼，是以把燈點起來，放在洞口正中的位置上，手上還拿着人骨笛，在西路上往來巡視，準備遇見鬼物，便將人骨笛吹起來。

這天正是晦日，天上沒有月亮，午夜過後，天色轉變，雨雲密佈，連星光也不見。四週黑黝黝的，只有腦骨燈那一點光，在風中閃動。凈慧本來胆小怕鬼，偏要他守這一帶荒廢的地方，心裡便不禁埋怨克仁道：「好沒來由，別人守的是宮殿廳堂，却要我守這廢壇。明兒非請師父調動不可。」

萬秀堂在洞中沉機觀變，半天猜不透這盞燈的作用，惟有逐步移近燈旁，當他接近腦骨燈時，他那一張臉正被火焰照着。萬秀堂的兩道眉毛，本來是向下掉的「八」字眉，眉毛又長又濃，襯着一張白臉，十分難看，一向有「活無常」的渾號，此時俯低了頭，向腦骨燈細察。恰好凈慧正巡過洞口，離遠看見這一張臉。只把他嚇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叫了一聲「有鬼呀」，拿起人骨笛來便吹，嗚

嗚的聲音，驚動了萬秀堂，急向聲音所起的地方看去，却因凈慧在黑處，毫無所見，自顧身已在洞口，索性跳出來再說。

那凈慧淸楚見一隻無常鬼從洞裡跳出來。更加慌了手脚，把人骨笛吹得更急。在中央樂壽堂鎭守的克仁，聽到了笛聲，從夢中驚醒，霍地站了起來，便要去看看究竟。

他是在耳房內打坐入定的，耳房中還睡着一個李蓮英，他站起來時李蓮英也就驚醒了。一把拉着克仁道：「可是有刺客麽？」克仁答道：「不是刺客，若是刺客他們便打唿哨，一定是凈慧看到了鬼物，吹起人骨笛來驅鬼，待我看看去。」蓮英知道不是刺客，也就放心了。對於鬼他倒不怕，宮裡那一天沒有人說鬼，却幾時見過眞鬼來？

克仁來到凈慧身旁，只見他還執着人骨笛狂吹。克仁喝道：「看你慌成這樣，鬼在那裡？」凈慧看見師傅到來，這才緩了口氣，指着山洞道：「眞怕人呢，一隻白無常，在洞口伸出舌頭舐那腦骨裡的油。倒吊着兩道眉，粉白的臉，尺多長的舌頭，手上拿着亮晶晶的鐵索。要是別人，一定給他嚇昏，幸虧我把笛子一吹，他就跳到北面那堆磚瓦去了。」克仁是相信輪廻道理的喇嘛，自然相信有鬼，聽凈慧說得這樣活靈活現，未免害怕。强自向前走了幾步，心也怯上來，回頭叫凈慧道：「你過來，告訴我鬼逃到什麽地方？」凈慧給嚇怕了，死也不肯向前。克仁也就乘機止步，虛張聲勢，左右探頭察看了一下，便走到凈慧身旁道：「鬼已逃返地獄去了，他喝了腦骨燈的油，便再不會來侵你，比方你的朋友吃了你一頓飯，就算有什麽舊恨，也就不計較。」克仁說時，儘量放大聲音，伏在遠處的萬秀堂，聽了幾乎笑出來。

淨慧聽了師傅的話，畧畧放心，可是當克仁要走的時候，他又怕起上來，纏着克仁道：「師父，我不守這路了，你調我到東路去，教淨慈來守西路吧。」克仁道：「你若害怕，便到東路去助守，我看宮中根本也不會有刺客來，老佛爺疑心有人行刺，定是看着鬼影心虛，當作刺客。你只管放棄此區，往東、往南、往北隨你的便好了。」淨慧道：「那末，我和師傅在一塊兒，守中路吧。」克仁笑着罵道：「你這小子，就懂得貪安逸，守什麼中路，倒不如爽脆的說跟我到耳房睡覺去好了。」淨慧也笑道：「師父，我守了兩晚這有鬼的地方，心驚肉跳，不應該讓我休息一下麼？」師徒二人邊說邊走，轉瞬去得遠了。萬秀堂匿伏暗處，聽得清楚，雖然僥倖自己的踪跡未被發見，却自驚訝道：「看來宮中已經有備，眞奇怪，西太后怎會知道我們會來行刺？剛才這兩個人，可能是大喇嘛克仁和他的徒弟，聽他們的話，東、南、西、北、中都有人看守，怕不是雍和宮的五虎全都來了，聽說這五虎武功都厲害，等會兒看見王五郭天成，得告訴他們教他們小心在意。」

克仁淨慧走後，萬秀堂便自伏處出來，定一定神，辨認方向，却因假山太高，擋着視線，烏雲又遮了星宿，認不出那方是西北，只胡亂向寬濶處走，竟誤投東面而來，恰是西太后寢宮樂壽堂外牆，這一條路，四面寬濶，看到遠處的城樓，才知道走錯了路，只得沿着牆根，逐步摸着走。

却說，王五在西太后龍床後面刨門，愈刨愈用力，西太后在矇朧中一再被王五刨門的聲音所驚醒，初時以爲耗子嚙木，細聽却不像，那聲音分明是刨木所發出來的，「喀嚓，喀嚓」連續不斷，有時雜以金屬碰撞的聲音，雖然微弱，聽來却十分清晰。

西太后爲人很迷信，她相信宮中有狐仙，是以嚴禁宮中養狗，又信神佛，在宮裡供着白衣觀音，

每天早晚念經。凡是迷信的人，心中不免常懷鬼胎。現在，三更半夜，忽聽到這種怪聲浪，自不免毛骨悚然，以爲是鬼，又以爲是狐仙。帳子裡望出去，室中悄然無人，連貼身的小宮娥也不在，不禁更加驚怕。她本是個最要强的人，怕人譏她胆小，是以不想叫人來陪，只把頭蒙在被窩裡。掩着耳朵，緊閉眼睛，猛宣佛號。

暗門裡面的王五，不知道外面就是西太后的寢宮，也不知道暗門就設在御榻後門，更不知西太后這時已被剷門的聲浪所驚醒。因剷得順利，那扇暗門已經被剷得搖搖欲動了。興奮起來，剷得更加起勁。門縫的那面，便是大鏡的鏡框，鏡子的濶大長短，恰恰和暗門同樣大小，是以鏡框也剛好把門縫掩蔽了，看不見暗門，西太后在這一個寢宮，住了不少日子，還沒有發現暗門隧道，便是這個道理。

王五在門縫中插進劍來剷門上的機關，自然連鏡框也一起剷去。初時鏡框被剷的地方不多，鏡子不致脫落。剷來剷去，框子被剷斷的更多，那面大鏡子便歪了一半離開框子，看看就要掉下來了。

王五看不到鏡子的情形，繼續在裡面用力的剷。終於把最後的一段鏡框也剷斷了，那面大鏡子便脫框而出，一下子掉在地上，祇聽得豁琅琅一聲，一大塊鏡子早已碰碎在地上，深宮夜靜，這一聲格外響亮，簡直如山崩地裂一般。遠處也被聲音所震動。

西太后嚇得從床上直跳起來，跳足奔出門房，狂呼救命，睡在耳房的李蓮英和大喇嘛克仁、通臂猿淨慧，一齊驚起。李蓮英更是慌張，只見他從榻上滾下，高叫了一聲不好，便向床底一攢，直縮到床後的硃漆馬桶後面，不住哆嗦。克仁雖是藝高胆大，此時也不免有點驚惶失措，下了床向響處張望，恰好看見西太后奔出。忙上前保護，口裡叫道：「老佛爺不要慌，有我在此。」



突然一聲巨響，把她嚇到從床上直跳起來，奔出門房，狂呼救命。

西太后見了克仁，神魂略定，此時也不遑計較什麼禮數莊嚴，一把抱着克仁，緊緊不放，把頭埋在克仁的腋下，兀自震慄不止，嬌喘吁吁的說道：「嚇……嚇死我了。」克仁把右臂環抱着西太后，巨大的手掌，輕輕拍着她嬌小的身軀，安慰她道：「別怕，咱們到院子裡再說。」說着便把西太后半提半抱到院中的曠地。這是克仁小心之處，因爲不知屋內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所以先把西太后救離險地再說。

把守東面的獨角犀凈慈和守住南面的下山虎凈因，這時候已先後來到院中，見師父懷中有個女人，萬想不到這就是一國之尊的太后，一時疑惑不定，趦趄着脚，不敢上前。克仁喝道：「快來見駕，太后在此。」凈慈凈因這才走攏，在師父左右兩邊站住。

西太后驚魂已定，覺得這樣像蛇也似的纏着克仁，不成體統，便伸手攀着克仁鐵也似的胳臂將他的臂圈攀開，脫身出來，掠着頭上的亂髮。正待開口說話，忽見一條黑影竄至，又驚慌起來，忙向大和尙的胸前靠緊了一步。克仁眼快，早已認出這是守北面的白花蛇凈本。便向西太后說道：「不要慌，他是我的徒弟，特來保護老佛爺的。」

西太后還來不及答應，又見寢宮門內，飛也似的走出一個人來，昏暗中隱約看出是李蓮英。便高聲叫道：「蓮英，我在這裡。」李蓮英應了一聲，便奔到西太后身旁。

接着又是一隊宮人，像被烟薰出來的耗子般，紛紛從寢宮奔到院子裡，黑壓壓的堆滿一院子。走到最後的兩個宮人，却向西太后啓奏說：「老佛爺的床後面，攢出妖精來了。」

原來王五在暗門內，也被鏡子的破碎聲音所駭着，馬上停着手，想道：「想必是外面掛着玻璃鏡

子，給我碰碎了。宮裡的人定必驚醒，暗中行刺的計劃，恐怕不行了。如今眞是進退兩難。」躊躇了片刻，却把牙一咬道：「就是硬幹掉也得把李蓮英殺掉，好容易才來這一趟，難道就讓它功敗垂成？」飛起一脚，奮力向暗門猛蹴，暗門應聲而啓，寢宮的燈光，燦然射入，室中情況瞭然，只見一塊大鏡，粉碎地上，龍床上空無一人。王五說道：「原來是寢殿，要是西太后的地方，那就好了。」說罷，手中的劍一緊，早從暗門躍出，踏入屋內，立定脚步，舉目四顧，就在這時候，給宮人從門隙張望到了。是以逃出來時便向西太后報告。

李蓮英聽說，身上的冷汗止不住直冒。他知道這決不是妖精，一定是刺客。初時他只防備刺客從外面進來，怎料到刺客竟會在房中殺出，要不是碰了大鏡子時，此刻怕不已給刺客殺却。愈想愈慌，眼巴巴望着克仁，慌得連話也說不出。

這時候已有胆大的宮人們，點着了幾盞明亮的羊角宮燈到院子裡來。克仁見院子裡的人數太多，厮殺起來，實在不便，便對下山虎凈因道：「你護着老佛爺和李總管到戲台那面去。」蓮英不待他說畢便揷口道：「保護老佛爺要緊，還是你親自護衛，捉賊的事，交給徒弟吧。」

西太后剛才接觸過克仁壯實的身體，對於克仁頓生倚賴之心，也不肯讓他離開，當下輕啓櫻唇，嬌傳聖旨，對克仁說道：「蓮英的話很對，你就保護咱家吧。」

克仁沒法，只得吩咐四徒道：「你們到老佛爺的寢宮裡捉人，務要小心，別讓賊人逃脫一個。我保護老佛爺到戲園那邊去，靜聽你們的消息。」說罷便率領一衆宮人侍衛等，擁簇着西太后李蓮英，朝戲台那面走。四虎領了師命，不敢怠慢，各把手中的兵器亮了出來，凈因生性最急，便要衝門，凈

慧忙止住道：「且慢，咱們仍分路進攻爲妙，賊人在裡面，一定提防正門，他若是埋伏在門後，咱們冒冒失失的衝進去，豈不吃虧？」淨慈道：「說得也是，淨本你上屋面去，把瓦揭開，窺探賊人的動靜虛實，咱們等你指示，然後進攻。」

淨本一聲答應，托地跳上瓦面去。揭開一塊瓦，俯下頭便向下張望，誰知皇宮裡的建築，不比民房，瓦面之下，還有一層藻井，壓根兒沒看到什麽。淨本急了，拔出身上的利刀，便在天花板上攢了一個拳頭大小的洞，下面的燈光透出，這才再俯下頭去看。

沒想到頭剛俯下，肩窩上「拍」的一聲，就中了一顆彈子，痛徹心窩，站不穩脚，只叫了一聲「哎喲」，翻身從瓦面上滾跌下來，竟自昏去了。

放彈子打淨本的人，正是神彈子郭天成，他在東北角墻根下守了一會兒，沒有王五和萬秀堂到來，却聽得宮內一片聲嚷。他自忖道：「莫非他們已經驚動了宮內的人，動起手來了？無論如何，我得去看個究竟。」主意已定，便蹂上樹跨到圍墻上，在墻頭上蛇行，幸喜沒有人看見，一路行至樂壽堂附近，隔遠看見瓦面上伏着一個人。神彈郭看不清楚這人是誰，不敢發彈，只揑弓在手觀其變化。及至淨本把藻井鑽開洞，下面的燈光照射出來，恰好照在淨本的光頭上。神彈郭知道不是自己人，便曳滿了弓弦，颼的一聲把彈子射出，他無心殺生，只揀肩窩打來，就這樣把白花蛇淨本打下地來。

通臂猿淨慧見淨本倒在地上，着起忙來，大聲叫道：「房上有人，大家提防。」下山虎淨因怒道：「咱們還沒動手，便傷了一個，等會兒怎樣向師父交代？現在也不要分路了，索性衝進去，先把裡面的歹徒拿着再說。」說着也不理淨慧淨慈，只把刀護着前胸，挺開大步，衝進門內，淨慧淨慈，

只得也隨着進去。

王五聽見瓦面上的聲響，知道有人中彈掉下，又聽得凈慧叫嚷，心下大喜道：「多半是神彈郭在外面，吾無憂矣。」手中的青鸞劍一緊，就要殺出，却恰值下山虎凈因等自外面衝進來。王五一伏身，劍尖閃電般向前刺去，順勢向左右一橫一撇，剛柔並用，太乙劍使出，向凈因中下路砍去。好個凈因，粗中有細，入門的時候，便已防備着。眼觀四路，耳聽八方，一面提防屋裡的人，一面提防屋上的暗器。及至王五的劍砍來時，便趕緊將刀向下一沉，王五有心要試試青鸞劍，故意不避，刀劍相碰，錚鏦一聲，凈因的刀已被削了一截。青鸞劍果然削鐵如泥，凈因那把刀已是鐵中錚錚的一把純鋼刀，不經一削便斷了。

下山虎凈因大驚失色，向後便退，一面招呼凈慧凈慈道：「賊人手上的是寶劍，好生提防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王五的青鸞劍已經如毒蛇出洞，在空中矢矯騰來，劍光森然，迫得三虎向後退不迭。王五一縱步，便跳到樂壽堂的前院來。

萬秀堂這時正在墻外面向北方摸索着前進，乍聽得墻內人聲鼎沸，便停住了脚靜聽，不久聽到瓦面上有人滾下，又聽得吆喝厮打和兵器碰撞之聲。秀堂訝道：「難道王五等就在這裡面交起手來？」急切間找不到門戶進去，抬頭一看，那堵墻不高，估量自已仍可跳上。當卽運起輕工，奮身一躍，騰起了五尺高，一手拉着附在墻上的葛籐，借勢一拉一聳已到了墻頭，低頭一看，院中燈火明亮，三個和尙正從屋子裡退出，跟着就是王五追殺出來。

秀堂知道和尙就是雍和宮五虎，先解决了他，便不愁李蓮英飛上天去。當下把那把御賜雲中燕的

寳刀，亮了出來，在墻頭飛躍而下，大吼一聲，便向淨因等殺去。持燈的宮人們，見牆頭上飛下人頭，嚇慌了手脚，紛紛把燈棄在地上，向後便走。六盞羊角燈，熄了五盞，只有一盞仍在地上亮着，光線大大減弱了。

淨因等到喝聲，大家回頭一看，別人猶自可，惟有淨慧一見萬秀成的兩條倒八字眉，大叫一聲：「不好，活無常來了。」倒拖着刀，向院子的月洞門便逃。不料才走出門，握刀的手，一陣劇痛，腕上早中了一粒彈子，握刀不牢，叮噹一聲，把刀拋在地下，抱頭鼠竄，找地方藏身去。

郭天成兩彈打退了雍和二虎，心中得意，伏在牆頭上看王五萬秀堂力戰淨因淨慈。論理喇嘛派的刀法，原自不弱，淨因淨慈又是克仁的得意徒弟，有五虎之稱，武藝更是了得，無奈此時顧忌着王五那把青鸞劍，不敢把刀碰在劍鋒上，許避不許格，因此困了手脚，王五等就佔了上風，神彈郭道：「看這情形，我也用不着下去助戰，只在這兒遙爲策應便了。」

下山虎淨因，方才給王五削斷了刀，未免心怯，便教獨角犀淨慈敵住王五，自己挺了半截刀來戰萬秀堂。不知萬秀堂的刀法，在中原一帶有名的，他變化了崆峒派元貞上人的「玄玄刀」及崑崙派的「七十二式天罡劍」，雙訣齊施，變化倏忽，不可捉摸。在武術上刀和劍雖同屬短兵器，但「劍走青，刀走黑」，招法截然不同。所謂「劍走青」者，便是「劍走輕」之謂，凡用劍的，以輕盈靈巧爲上，故訣語有道：「棍無兩響，劍無相碰」。「刀走黑」却是說刀僅一刄，刀背至厚，可以冲、撲、攔、架，利於搶戳。故刀訣有云：「短見長，不用忙，乘虛而入破莽撞。」十八般武藝中，刀法最是易學，却最難精到。萬秀堂把「玄玄刀」法鍊成之後，又學了幾年「天罡劍」，最後竟把刀劍合一，

該用輕盈的地方，把刀當作劍使用，這一來使到對方無可捉摸，武林中的術語說：「劍如游龍，刀若猛虎」，秀堂的刀法，合游龍猛虎之勢，同時使用，自然所向無敵了。

凈因的刀法，雖已臻上乘，但一味勇悍，刀法十訣中的，「劈、軋、削、刺、拍」五訣，使起來的確無人能敵，但「勾、掛、挑、撩、撈」這五訣，便不大見得靈活了，而且勇悍的刀法，開合變化，往往遲鈍。秀堂與他一合手，便知道他的長處和短處。秀堂久經大敵，最會避重就輕。只見他虛刺一刀，倏地施展起「天罡劍」招法，劍走輕盈，「玉帶圍腰」就向凈因的中路殺來。凈因見秀堂用的似乎是中盤刀法，便卸步提搽，從下路向上攻。秀堂預知對方的搽法不够靈活，暗喜敵人已被誘到弱點上。便趁他來勢未疾時，颼，颼，颼「寒鴉繞樹」一連向他左肩右肩前心連砍帶刺，凈因待要變招時，已來不及，只有倒退閃避，三刀避過了兩刀，左肩上已給秀堂砍中，鮮血直冒。

凈因着了一刀，怒從心起，大叫一聲「老子與你拚了吧。」驟然翻身劈擊，不顧死活，冒着秀堂的刀鋒，「劈山奪寶」、「鎖喉刀」連環斜切下來，刀聲虎虎，勇悍無倫，秀堂本無意取他性命的，是以方才那一刀沒有用盡全力，不料凈因受了一刀之後，竟然像負傷的猛虎，不要性命的撲來。秀堂猝不及防，竟給凈因的刀尖在衣服上斜撇了一下，衣襟撕去一大塊。這一記眞險，如果凈因的刀，不是給王五的靑鸞劍削去了半截的話，此時就算不死，也得受重傷了。

秀堂見敵來勢勇悍，急向後退了一步，心裡想道：「這人却姑息不得，開殺戒也顧不得了。」手中的刀一緊，倏地伏下身來，「靑蛇伏地」直取凈因的下路。凈因殺得性起，不肯後退，單刀「探海屠龍」向秀堂的背砍來，和萬秀堂比快。秀堂奮起神威，喝聲道：「着」，身隨刀轉，光影一團，連

消帶打，向下把淨因一隻脚砍斷，刀鋒上迴，恰好碰着淨因砍下的刀，錚的一聲，又把他手上的刀，齊柄切去。前面說過，秀堂所得的也是一把寶刀，因此一下便將對方的刀削了，淨因狂叫一聲，倒在地上，「下山虎」變作「獨脚虎」了。

王五和獨角犀淨慈交手，淨慈是克仁的首徒，武功有克仁的七八成，王五手中挺着青鸞寶劍，也佔不了多少便宜。淨慈所用的只是一柄特短的短刀，武林中有道：「一寸短，一寸險。」若非工夫到家有空手入白刃之能，决不敢用短刀。王五見了他的短兵器，已經步步留神，仍然幾次被迫後退，險些兒給他奪去了青鸞劍。

秀堂見王五苦戰淨慈不下，正待上前助陣，却聽得院門外一片吶喊的聲音，原來宮中侍衞聞變，不期而集了二三十個人，齊向樂壽堂護駕而來。還有十多個內監，手中燃着火把，高聲吶喊助威。

這些侍衞中有持刀的，有持長槍的，還有帶着火銃的，浩浩蕩蕩，從院門殺入，他們以爲西太后和李蓮英還在樂壽堂裡面。是以奮勇爭先，齊口合聲叫道：「休走了刺客。」及至進了院門，首先看見淨因倒在地上，一隻腿已被砍斷，不知是死是活，大家心裡已着了慌。抬頭一看，敵人却只得兩個人，又欺敵人勢單力薄，爲首的一個，挺着手上的纓槍，便向萬秀堂搠來。

這些侍衞，全是些八旗子弟，他們的祖先，勇戰入關，得了天下，坐享富貴，傳到八九代子孫，早已不知戰陣爲何物了。雖知初期的淸帝，生怕八旗子弟耽於逸樂，忘了武藝，限定他們每年考驗弓馬一次，考不及格，便停發口糧，以示懲戒，無如日久玩生，這種考試，形同虛設，及至西太后這一代的子弟們，便多數嬌生慣養，軟手軟脚。他們要充侍衞，不外得個榮銜，向外間唬唬老百姓，而且

皇宮之內，永遠沒有刀兵之事發生，有本事的也用武無力，還有誰來習武。不料今天晚上，突然聽得有刺客進宮，要他們入衛，這才湊了一隊烏合之衆，虛張聲勢，進了宮來。

原來這些侍衛是李蓮英去調來的。李蓮英隨着西太后逃出樂壽堂後，直出寧壽門，繞過九龍壁，躲進茶膳房去。李蓮英預早知道王五要進宮來行刺，行刺的目的不是西太后而是自己。那得不慌，雖有克仁大喇嘛的保護，但刺客不知來的有多少人，怕克仁和四個徒弟都不够應付，那時就糟其大糕了。想着不如出宮去躲避爲佳，主意想定，便對西太后說要去召侍衛入宮，增加防衛之力，西太后此時，嚇得魂不守舍，糊裡糊塗的，蓮英說什麽，她便隨着說什麽。蓮英當她下口諭，便繞到車庫裡，駕起一輛車子，從東華門走了出來，把侍衛召集後，還覺得不穩，索性到九門提督府去報警。

6 洋槍隊進宮救駕

這時，直隸總督榮祿與淮軍將領董福祥，因奉西太后旨鎭壓維新黨，各自帶了三千精銳入京，榮祿和董福祥二人，便住在九門提督府裡。聞得變故，大家驚起。榮祿和西太后是一對舊情人，那得不急，當下便請董福祥撥一營洋槍隊入宮，捉擒刺客。董福祥笑道：「諒幾個刺客，那裡用得着一營人，派二十名去，天大事情都解決了。」榮祿只得答應，這二十名洋槍手奉了將令，各自穿着號衣，吹着喇叭，操向宮內。

洋槍隊進宮時，恰好碰着那些膿包侍衛，紛紛敗竄，在宮中到處亂跑，秩序大亂，獨角犀凈慈，早已敗下陣來，把捉刺客的責任，交給侍衛，來到克仁身邊，報告四虎傷了三虎。

克仁聽見徒弟三個受了傷，不禁焦躁，又見侍衛們敗逃那種慌亂的情形，皺着眉說道：「李蓮英怎麽找了這些膿包來，一點不濟事，只會碍手碍脚。」便要親自出馬，回頭對凈慈道：「你保護着老佛爺，待我去擒賊。」正說着洋槍隊已進宮來了。

西太后聽說洋槍隊進來，不禁大喜道：「洋槍厲害不過，刺客準沒命了。克仁法師你可用不着去，還是教凈慈領他們進去拿賊吧。」

凈慈領命，便領着二十名洋槍手，直向樂壽堂而來，才過了寧壽門，便見王五萬秀堂二人追殺侍衛，看看已追到門上來了，凈慈對洋槍隊說道：「那兩個便是刺客，你們放亂槍把他們轟斃了吧。」

二十名洋槍手答應一聲，全部跪在地上，提起槍來，便向王五萬秀堂瞄準。

王五在寧壽宮內驅散衆侍衛，正要抓個太監來問李蓮英藏在那兒，忽見淨慈又領了二十餘人進來，這時滿地的燈籠火把，看看要燒完，只有餘燼仍然閃爍處，光線不大淸楚，竟看不見來的人拿什麼兵器。只見他們一進宮門，紛紛跪下，心裡疑訝道：「莫非和尙帶他們前來向我投降？」正在狐疑，突見他們舉起手中長槍，擱在面前瞄準，才知道這是洋槍隊，不禁大驚，向萬秀堂招呼道：「火銃來了，當心呀！」說還未了，一排火銃，便向他們身上掃來，幸喜王五已經把身體臥下，秀堂也跟着平臥，十發洋槍，子彈只在他們的背上擦過，「嗤嗤」之聲不絕。十發才過，又是十發射來，原來這二十名洋槍手，分成兩班，輪流放槍，所以這般厲害。

王五避得過第一排，避不過第二排，避過第二排還有第三排，終有一次會被子彈擊中，只聽他在地上對秀堂長嘆道：「此番休矣，我死是應該的，只是連累了你。」秀堂道：「火把幸而快燒完了，光線不亮，目標就不淸楚，咱們未必就被擊中，與其在這裡等死，不如向後逃跑。」王五道：「也好，橫豎是死，不如一試。」說着自把身後就地向北一滾，滾開丈把遠。秀堂也跟着他滾。

可是洋槍隊也眞厲害，他們滾到那裡，子彈就朝那裡發射，雖然沒有打中，但總不離身體左右，有一次王五的髮脚竟被子彈擦過，可知危險。

他們滾到院子裡的極北，那就是皇極殿的牆，沒有路走了，要走除非從院中間的殿門進去。但殿門面前，堆積着火把燈籠，餘燼還在燒着。而且那兒距離洋槍隊成直線，距離更近了，貿貿然走去，定被擊中無疑。是以滾到牆脚，王五秀堂便不再滾。

皇極殿門前，放着一對玉石獅子，左邊的一隻，就在王五身邊不到三尺，王五大喜，便拖了秀堂一把，倏地向獅子後面一聳身，疾如飛鳥，早藏在獅子背後，秀堂也跟着跳了來，靠着玉石獅子掩蔽，洋槍隊射不着。總算獲得暫時安全。

淨慈見放了數十响槍，沒有把王五兩人打倒，心中着急，一面教洋槍隊射着殿門，不讓王五等有逃走機會，一面教人重新燃着火把進來，霎時間院子裡又復光明如晝。

王五秀堂二人不出來，淨慈在外百般辱罵，王五只是不理。相持了片刻，淨慈對洋槍隊的什長道：「你們能不能走近前，伸着槍管向石獅後打去？」什長道：「有什麼不可以，只是怕打不死他們時，反爲給他纏着。」淨慈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和你同去，他若是動手來搶，我自會幫助。」什長答應一聲，選了五名槍法準確的兵丁，提着槍，扣定槍機，一步一步的挨近石獅。臨近之時，什長吩咐四人從左右兩側進攻，自己和伍長，在石獅的上面向下放槍。

王五早已料到他們會靠近來放槍的，密對秀堂說道：「如果他們走近，咱們便出其不意撲出去，把他們抱着，只要抱着他們一個人，他們就投鼠忌器，不敢開槍。這樣咱們便可逃生。」說還未了，已聽得脚步聲音，由遠而近。王五便教萬秀堂注意左邊，自己注意右邊，準備一見人影，便撲出去。

誰知淨慈更爲狡猾，他一面走一面把僧袍脫下來，向什長耳語道：「你擎着槍準備，我用僧袍引他，待他撲出來時，你便放槍。」什長答應着。用足全神，依計行事。

好淨慈，一馬當先，直抵石獅子前，把僧袍提起，就沿着石獅的右邊，用手遞過去，火光在他的身後，照着僧袍，投影到牆上，便像一個人影，什長的槍，貼在石獅右邊身上，扳着槍機，只要王五

一撲出來，便好放槍。

王五在石獅後見到一團黑影，逐漸移動，便知道有人來了，仔細一看，却看出這只是一件袍子的影，心中明白這是圈套，並不立卽撲出，但轉念一想，反正此處已不能存身，旣然有人行近，不如冒險就撲出去，天可憐給我纏着一個時，便有生望，豈不勝似在此等死？主意已定，便向秀堂拉了一把，運力在腿上，一蹬而起，跳起有四五尺高，秀堂也緊緊跟着跳了出來。

什長和凈慈，只道王五等由地面走出，沒想到他們竟凌空跳下，那管槍便失了目標，連忙將槍管向王五移正時，王五疾如脫兎，已經來到他的面前，一手握着什長的槍管。凈慈大驚，急來解救，舉起手中刀，沿着槍桿便去削王五的手。

王五此時的情形，眞是十分危殆了。如不鬆手，刀便向手削來，要是一鬆手，槍口便會對正自己，只要什長的手指一動，命就完了。這是必死之局，便是神仙，也難免此一刦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只聽得「拍、拍」連聲，凈慈和什長應聲倒在地上，同來的伍長和另外三名洋槍隊，齊吃一驚，不知是甚麼原因，惟有各將槍管向王五秀堂瞄準，預備放槍，不想槍管還沒有對正，個個都叫了一聲「啊唷」，紛紛倒在地上。

列位看官，你猜這是什麼原因，王五會使妖法麼？有仙人來搭救麼？都不是的。原來這六個人，全是被神彈郭天成的彈子所擊中，中的全是要害，所以不支倒地。

郭天成自從在樂壽堂把凈本打下瓦面之後，一直沒有露面，伏在牆頭，扣着彈弓，沉機觀變，準備在必要時，暗助王五，打擊敵人，凈慧凈因等雖知牆上有人，但因秀堂出現，却誤認他就是牆上

人，此後便再不提防上路了。天成在秀堂出現之時，再用彈打了凈慧，此後便一直沒有再發彈子，爲的是王五秀堂已儘堪應付，用不着暗助。後來秀堂砍了凈因，只賸下凈慈一人，天成更是放心，隱在牆頭暗處，觀看王五秀堂追殺侍衞，王五秀堂向前追，他也在牆頭跟着前移，越過樂壽堂、寧壽宮、皇極殿，一直來到寧壽門，好在這幾座建築物，都在一道圍牆之內，是以天成沿着牆頭直走便行，毫不費事，他這種行動，不特敵人沒有發覺，便是王五秀堂，也不知道。

及至凈慈領了洋槍隊進來，天成在牆上就替王五秀堂着急，當時便想發彈向洋槍隊暗襲，但轉念一想，「我的連珠彈，雖可以一手連發四彈，同時擊倒四個人不成問題，但洋槍隊有二十人之衆，勢難在一舉手之間，將他們全部擊倒，如果只打倒四個，於事無補，沒得把我的行跡暴露出來，敎他們向我開槍，還是忍耐着，非到最緊急關頭，決不動手。」於是彎弓不發，直到王五危殆時，這才發彈，恰恰救了王五。

這時洋槍隊賸下的十五個人，眼見同伴倒地，便知有人暗算，有乖覺的便向牆頭一望，見到神彈郭的人影閃動，不禁大叫道：「牆頭上有人哩。」叫聲未了，已倒在地上，身上中了天成的一彈。洋槍隊裡陣勢大亂，王五乘機拉了秀堂便走，一轉身已轉入皇極殿裡。天成見王五等已脫離險地，不欲戀戰，便沿着來路疾忙退却。誰知走不到幾步，腿上一陣劇痛。洋槍隊亂槍射中了他。天成忍着痛，勉強朝前再走了十來步，便再也站身不穩，翻身從牆頭上跌下來。恰落在皇極殿牆外，圍牆之內，兩牆夾着的一條長巷裡。幸喜皇極殿的殿角，遮掩了洋槍手的視線，是以他跌下來時，無人看到，洋槍手們還以爲他已逃了。只顧追王五秀堂去，沒有進長巷裡來細察。

王五和秀堂，也不知道天成中槍墮地，猛向前奔逃。瞬卽出了皇極殿後門，前面是一個院子，過了這院子便是寧壽宮了。王五來到院子上，便向牆頭叫郭天成，連叫幾聲，沒有人答應，心中透着恐慌，向秀堂道：「難道天成師兄還在前院？」秀堂道：「大概不會吧，他應該看見我們已逃脫，還在那兒作甚？」王五還在猶豫，洋槍手雜沓的脚步聲音，已在身後响了起來。秀堂扯了他一把道：「咱們趕快逃吧，追兵迫近了。」王五沒法，只得飛步走過院子，進入寧壽宮，穿堂而過，來到樂壽堂的前院，再復站住，仍放心不下，又向牆頭叫道：「師兄，師兄，你在那裡啊？」叫了幾聲，寂然沒有回音，王五的疑慮更大了。一手拉着秀堂道：「事情不妙，天成師兄一定是給洋槍手打中了。牆頭上只有一尺的地方，沒有閃避的餘地，很容易被槍打中，這、這如何是好？」

秀堂聽了，也沒有主意，呆立在那裡，一言不發，王五慨然道：「萬爺，你請先從隧道出去。我要回頭找師兄，天溶地爛，好歹也要尋着他的下落。」秀堂道：「咱們三人生死也在一塊兒，我也跟着五爺去尋他。」說罷回頭便走。

王五拉着他道：「不是這樣找法，這樣回頭，撞着洋槍隊等於白送死，咱們都上了房，或是隱身暗處，讓洋槍隊走過，然後循牆根往回走。」萬秀堂道：「那就先躲起來便了。何必上房。」王五四顧，見院中近牆處，並排放着十隻大缸，缸裡養着金魚，這些缸足有四尺高，缸後可以藏身，便和秀堂走了進去。不久洋槍手已趕進來，直過院子，都進了樂壽堂裡面，王五待他們過後，然後往原路走，再穿過寧壽宮，向左繞進夾道，前行沒幾步，便踢到郭天成的身體。

天成掉下來時便已昏絕，幸喜夾牆是泥地，沒有跌死，這時正要復甦，便被王五踢個正着，不禁

呻吟，王五大喜，撫着他問道：「師兄受了傷了，不知傷在那裡？」天成道：「腿上中了槍彈，方才又摔了一交，傷勢雖不重，却是走不動了。」王五道：「我背着師兄逃吧。」天成搖頭道：「這只有大家死，我不贊成。你們只管逃命去。」王五道：「師兄說的那裡話來，我至今活着，這條命是師兄給的，要不是你彈傷了幾個洋槍手，此時我早已死了。我活着怎麼可以不救你。」秀堂也道：「不必多言，咱們生死一塊兒。讓我背着你，五爺在前面開路，趁洋槍隊已到了後面，咱們可向前衝。」王五道：「這也不是辦法，宮裡重門疊戶，漫說到處有人防守，便是沒有人，也難出去。不如改走你來時那條隧道。」天成道：「旣然如此，就從我來的那條隧道退却好了，最爲近便。沿着牆直向北走便到。」王五道：「好雖好，只是洋槍隊現正在北面，此去恐防撞着。」秀堂道：「如此就走我那一條好了，記得我來時是在西面，那兒全是假山，我是在假山洞中鑽出來的，山洞中還有一盞腦骨燈，最易辨認，不過得跳過一道高牆才能進這裡來，不知牆上可另有門開着，若是沒有可不能出去。背着人我就沒法跳得過那一堵牆了。」天成道：「方才我在牆上默察宮中形勢，咱們現處的是極東，所有宮院，都在西面，一定有門可通的。」王五道：「旣是這樣，我們就此決定吧。」

秀堂把天成背起，天成想起那把寶弓因跌下時落在地上，便教王五尋着給他，仍然拿在手上，一摸懷中的彈子袋，幸而還在，便抓了一把彈子在手，準備必要時，還可以發彈。三人橫過皇極殿的後院，逕投西牆，果有一道門，却是嚴閉着的，還用一把大鐵鎖鎖上。

王五揮起青鸞寶劍，「卡嚓」一聲，早已將鎖斬落，開了院門便出，果見前面一列都是假山，假山之下，雖有一些房屋，却不甚高，一股霉氣觸鼻，顯見得這一帶荒蕪已久。

當王五撲過院子的時候，躲在皇極殿暖閣上的一個宮人，恰好從暖閣後窗的窗裡望見，却不敢聲張，悄然走出暖閣，正想向西太后報告，迎面却見大喇嘛呼里克仁手執金爪椎，前後擁簇着幾個侍衛，手中火把照耀，大踏步而來。見了宮人便問可曾見着賊人，宮人便指着西邊的院門道：「三個賊人，剛在那門上走了出去。」克仁聽了，一刻不停，出了皇極殿，也投西趕去。

原來克仁聽說洋槍隊沒有把刺客打死，反而傷了幾個，連淨慧也傷了，不禁大怒道：「鼠輩橫行至此，怎可以放過，待我親自捉他們來。」說罷也不理西太后，自向侍衛借了一柄金爪椎便要來趕。

西太后見克仁要去，自己沒有保護，那怎麼行，當即直着嗓子嬌呼道：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誰保護我呀？」克仁聽了，只得停着，正在爲難，一個宮門傳事太監走進來說道：「榮祿和董福祥雙雙來到東華門，恭候太后聖安。」克仁喜道：「榮大人董大人來得正好，就讓他們保護老佛爺吧。」西太后忙搖手道：「他們不懂武藝，如何保護得我。」克仁道：「二位大人必帶有洋槍衞隊，老佛爺只管放心。」西太后雖然不願，無奈克仁執意要親自出馬捉刺客，這也是要緊的事，只得由他去了。

克仁來到皇極殿，便遇着那報訊的宮人，指示刺客逃走的方向，克仁身邊的一個侍衛，便要去通知洋槍隊一同追趕，克仁笑道：「有我在此，還用什麼洋槍火銃，別讓他們分了咱的功勞。」那侍衛聽了，只得罷休。

好克仁，縱步如飛，轉瞬出了院西門，靜耳凝神一聽，脚步聲音在北面，運起輕身功，眨眼間已趕上王五，王五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，正行進間，忽覺後面有脚步之音，輕如落葉飄階，便知道有能人追來。這種輕功，除了克仁就沒有第二個，馬上轉身作勢，舉眼一看，迎着遙遠火光，只見一個肨

大和尚的黑影，手上還拿着金爪椎，不是克仁還有那個。

王五前回給克仁的陷空掌壓伏過，知道此人利害，如今更見他的步法，如此輕穩，已做到以神馭氣，以氣馭體的絕詣，不由得嘆服，那敢輕敵，當下也凝神斂氣，把青鸞寶劍，緊握在手以待迎敵。

克仁自少練就的一雙夜眼，能在星光之下，分別百步外的事物，何況此時又是背光，當然更看得清楚，只見他一眼望去，便冷笑道：「我道是誰有這闖大內的本領，原來是王五爺。前回俺因投鼠忌器，沒有把你殺死，今回恐怕你沒有這運氣了。」

王五且不動手，昂然答道：「克仁法師，你是喇嘛派的掌門人，內功卓絕，天下英雄，誰不敬仰，不過我却替你這一身工夫可惜，可惜你連奴才的資格也不够，只替奴才作鷹犬，受那李蓮英利用，助桀爲虐，無端要在我頭上尋事。我王五平日打盡天下不平，怎容別人欺壓到我身上，此仇不報，被天下英雄恥笑，是以夜探宮闈，來找李蓮英算賬。你既苦苦要和我作對，咱們就走兩手刀。俺王五只得捨命陪君子。」說罷青鸞劍幌動，一道碧光湛然，劍護前身。

這時，萬秀堂和郭天成都已聽到王五和克仁的話。郭天成便在秀堂的耳邊說道：「克仁這厮好生了得，五弟一人不是他的敵手，你把我暫時放下，上前助他一陣，好歹把他殺退了，咱們才有命。不然大家都是死。」秀堂還在遲疑，天成發急道：「你快放下我。」秀堂道：「你不能走動，教我如何放心？」天成道：「別這樣傻，我有彈弓和銀鮹劍在手，遠用弓彈，近用劍砍，誰敢追我，你只管去吧。」秀堂四顧，見不遠的假山下有一塊石，好像一個神龕似的窪了進去，把天成放在其中，比較安全，便對天成道：「我把你馱到那邊去。」

這邊王五已經和克仁交起手來，王五的青鸞劍，「大鵬亮翅」，向克仁便砍。

克仁哈哈一笑，把手上的槌一抬，恃着自已的臂力，想把王五的劍格掉，不料「青鸞」是把寶劍，削鐵如泥，克仁的槌碰上去，摧枯拉朽似的，被削去了一半，僅得半截，仍然握在手裡。

克仁吃了一驚，罵道：「好小子，那兒來的寶劍，進貢你爺來了。」說着，索性把半截槌柄，向王五迎面擲去，欺身進馬，便來奪取王五的劍。

王五側身避過那斷柄飛槌，還沒有來得及展開招數，克仁的手已經搶進懷裡來，勢如閃電。王五大驚，急向後退了一步，揮動青鸞，把克仁迫住。

好個克仁，雖在光線不甚明亮的地方，也敢空手入白刃，可見得他的工夫，已到爐火純青的時候。要是在白天裡，他的眼光更快，恐怕此時已經把王五手上的傢伙奪了過來。

王五知道空手入白刃的主要工夫，第一靠眼快，第二靠手快，目前光線糢糊，任憑對方的眼睛怎樣快，也捉摸不定的，乘着對方這一弱點，他把手中傢伙舞得更急，劍光霍霍擾亂對方的視線，索性不依招數，亂舞起來，一忽兒是「五虎奪魂」刀法，一忽兒又變成「太極」劍法，總之劍走輕盈，變化倏忽，教對方把握不到。這樣走了兩三個照面，克仁佔不了便宜，焦躁起來，托地向後跳了一步，猛然把身上的襖脫下，拿在手裡，在空中一抖，活然有聲，一股子陰勁，直向王五手中襲來，王五手上那把劍好像被吸力吸着似的，幾乎奪手飛去。不禁嚇了一跳，忙把柄緊緊握着。

克仁見一抖沒有把王五的劍抖下，知道對方也不是無能之輩，不敢怠慢，連隨將手中衣服左一抖右一抖的，每一抖便有一股空氣壓力，直撲王五，幾乎連站也站不住。

克仁這門工夫，也是內工之中的絕頂手法。這一抖的勁，可以把一丈之內，弄成八九成的眞空，一停的時候，四周的空氣奔向眞空地帶，發出巨大的壓力，正在這時候，第二下又抖起來了，空氣給這種來回的震動碰撞，壓力就加倍，無論對方的馬步如何穩健，也必定給空氣的壓力弄得東歪西倒。

王五被克仁一連抖了兩抖，弄得脚跟浮動，克仁向左邊抖，他就往左邊跌，克仁向右邊抖，他就往右邊跌，像遇了魔術似的，只嚇得渾身冒汗，怪叫連聲。想向後退時，却被克仁用衣服向他一招，又倒向前面。火光影子，只見王五瘋了似的在跳舞。

這時郭天成萬秀堂二人，看見這情形，也吃了一驚，郭天成知道王五已處下風，形勢不妙，正要發彈暗助時，萬秀堂已向克仁衝去。便按弓不發，且看秀堂能不能取勝。

王五見秀堂上前助陣，精神爲之一振，叫道：「萬爺攻他的後方，休要到前面來，他這件軟兵器委實厲害。」秀堂事前已看得淸楚，不待王五招呼，已經繞到克仁背後，舉刀便刺。

克仁這時前後受敵，饒是氣功到家，也不能兼顧兩面，何況王萬二人，都不是等閒之輩，稍一不愼，便爲所乘，因此，只得運起那件襖子，忽前忽後的飛動着，勁風陣陣，五尺之內，王萬二人竟不能近身。而且時常給勁風衝得倒退。他們顧得紮穩馬步時，身軀自然不能靈活，在步步留神中，縱然看到克仁有破綻時，也不敢輕於進取。克仁雖然逼住他們不使近身，也沒法將敵人打倒，他懊悔着沒有把柳葉飛刀帶在身旁，否則便可以用飛刀取對方性命。現在只有大家相持着，看那一方氣力先竭了。跟隨克仁同來的侍衞，這時已趕到了，看見這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戰，不覺呆了，誰也不敢上前助陣，其中有個心細的，却轉身便走，打算去把洋槍隊召來。

那十五個洋槍隊，追進了樂壽堂，看不到刺客的踪跡，只見西太后龍床後面，開了一個大洞，羣相疑訝道：「原來這兒有隧道，刺客恐怕已從隧道遁去了。」有人便要追進去，胆小的却制止道：「進去沒有用，裡面漆黑，咱們有槍也無法使用，沒得反教他們傷了。」

正擾攘間，却見一個侍衛走進來，喘着氣說道：「你們在這兒幹嗎？刺客在牆外的假山畔，已正與大喇嘛大戰哩，還不快去轟斃他們。」

那些洋槍手聽說，興奮起來，回頭便跑，爭先恐後的來到寧壽西路，遠遠見一堆人手持火把吶喊助威，再向前望去，便是大喇嘛克仁手上揮動着一件東西，生龍活虎的和刺客作戰。

洋槍手來到執火把的侍衛們身旁，有幾個便跪低托起槍來瞄準，其中有個懂事的便說道：「你這樣放槍，一下子就會打着大喇嘛的，休要亂來，咱們還是先請大喇嘛退出再行開槍吧。」說罷便高聲叫克仁回來。王五萬秀堂見洋槍隊又來了，心裡不由得慌急，打算克仁一退，他們也逃，至於逃得出逃不出，那只憑天命了。

克仁是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的人，當然不會聽不見洋槍隊呼叫，可是他却充耳不聞，只管繼續和王萬兩人苦戰，原來克仁生性固執，常常說洋槍大炮沒有用，這次以二十名的洋槍手，對付兩個刺客，也不能傷刺客毫末，自己隊裡竟然傷了五六個，更足以証明他的見解不錯，是以任憑他們呼喊却不肯退下。叫得多了，反焦躁起來大聲回答道：「去你媽的吧，你們這些膿包，又想放刺客走脫麼？」

王五聽了心中大喜，暗自說道：「這賊禿如此，天助我也。」一時喜極忘形，乘克仁轉身之際，竟然輕敵躁進，欺身摟步，直到克仁身後舉劍便刺。不知這正中了克仁誘敵之計。

那克仁何等靈敏，聽到腦後劍風颯然，便知王五已臨近，他連身也懶得轉，只把手中那件僧襖向後一振，勁氣如虹，直貫王五面門，只見王五向後一彈，如中電擊，直挺挺的昏倒在地下，手中之青鸞寶劍，也拋到老遠。

秀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待要搶救時，又有克仁擱着去路，無可奈何。克仁見王五倒地，不禁仰天打了一個哈哈。笑聲未畢，左太陽穴上拍的一聲，中了一粒鐵彈，雖然沒有打正穴道，也痛得昏倒，只見他蹌蹌踉踉，歪了幾步，竟像金山推玉柱地倒在王五的身旁。

原來郭天成藏在暗處，他雖不能走動，却在全神看顧着，剛才王五那一着輕進，他已看出不妙，急得只想叫喚，轉眼間王五果然着了道兒，被打昏在地上。天成又怒又急，把手中的寶弓一揚，連珠彈一連四發，直奔克仁的頭部，克仁正在得意時，毫無準備，及至聽得彈聲，急閃時已經不及，閃開三顆，却被第四顆擊中了。

萬秀堂也聽見子彈飛過聲音，知道天成發彈助陣，正凝神間瞥見克仁蹌踉跌下，情知他已中彈，飛步上前，舉起手上寶刀向下便剁。却聽得天成厲聲喝止。秀堂停手問道：「不殺他還留着怎的？」天成且不答話，忍着痛爬出來，直爬到克仁身旁，點了他的麻穴，然後對秀堂說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他雖然給我打中，暫時昏迷，可是五爺也昏倒了，我又受了傷，你一個人怎能把我們弄出去，即使拖一個馱一個的逃，也逃不快，洋槍隊進來，大家都死，倒不如留着克仁，當爲人質，克仁在咱們手上，他們便不敢進逼，待咱們這裡把五爺救醒，便可逃了。」秀堂這才知道天成的作用。

那些洋槍手和侍衛們，見克仁把王五打跌，正在吶喊歡呼，不料呼聲未完，忽見克仁倒地，秀堂

挺刀要殺，假山上突然有人喝止，驚愕間又見假山後有人爬出來，爬到克仁身旁摩着點着，更不知葫蘆裡賣的什麽藥，相顧沒了主意。誰也不敢上前，也不敢放一槍，剛才去召洋槍隊來那名侍衛，見此情形，便一溜烟的奔到前面茶膳房，找西太后報信去了。

剛才克仁戰王五的時候，曾經提到王五的名字，報信的侍衛，聽得明白，見了西太后便一五一十說知，西太后聽到是王五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是他，我道是誰有此胆量敢夜探皇宮，此人我倒非親自見見他不可。」榮祿聽說便攔阻道：「老佛爺去不得，以你千金之體，怎能够輕身去見兇徒。何況他進宮的目的，顯然是要行刺你。」

不知西太后對王五爲什麽會特別眷戀，大概她是女人，有着崇拜英雄的心理吧，她以前召見了幾次，沒有見着，心裡更加渴慕，每逢演武戲或聽武俠小說時，就想起王五，日子愈久，渴慕之心愈狂，這時聽說王五來了，便怎樣也不肯放過。榮祿那裡勸諫得來，只見她把眼一橫，向榮祿嬌嗔道：「咱家用得着你管嗎？」榮祿只好不做聲。

西太后叫報訊的侍衛領路，輕移蓮步，便向寧壽西路而來，眞是會情人似的心急。榮祿沒法，惟有緊隨在身後，保鏢打手，懷着短銃緊緊保護着。董福祥也跟着來。前面燈籠火把，照耀得雪亮。

一行人等來到寧壽西路，在洋槍隊所站的地方站定了。西太后教人上前宣旨叫王五見駕，赦他無罪。那宣旨的人，一直走出洋槍隊的前頭，高聲叫道：「太后有旨，叫王五見駕，赦他私闖宮闈，驚動聖駕之罪。」這邊廂王五剛好悠然醒轉，正和天成秀堂商議逃出去，依天成之意，連克仁背着同逃，作爲護身符。正討論間，便聽得西太后宣的旨。王五一想，橫豎克仁在己手上，便見她也無妨。

當卽對秀堂道：「你把克仁看牢，把刀架在他頸上，我去見這婆娘，看她怎麼說。」秀堂道：「這不危險嗎？」王五道：「危險也顧不得了，這婆娘老是想見我，想得瘋了；萬一我不理她，她老羞成怒，便會連克仁也不顧，下令開槍，這時咱們都逃不了。」說着便站立起來，昂然向西太后走去。

王五身材魁梧，儀表俊偉，端的是教女人歡喜的英雄，西太后離遠看見，心裡已讚歎道：「果然像個黃天霸，怎得此人為我所用就好了。」

一步一步的，王五前進着，火光中已看清楚了西太后，只見她三十來歲，珠圓玉潤，眉眼之間，飽孕風情。肌膚豐滿潔白，個子不高不矮，一搦水蛇腰，身上穿的是一件藍色綉着壽字的鑲邊黃緞的旗袍，大概那是借來穿着的，因為她從宮內出走時，根本沒有穿什麼。眞是徐娘半老，風韻猶存。王五看在眼中，想在心裡道：「怪道外間傳出她的種種穢史，看這個娘兒就不會是守得寂寞的。」

王五來到她前面七八尺的地方站定，左右的人一齊替他唱名「王五見駕」，聲音帶點顫抖，王五暗笑不已，屈下一隻腿去。那邊西太后已一疊說：「平身，起來，平身。」且說且行前了兩步，挨近王五，一雙水汪汪的剪水眸子，的溜溜的在王五身上打轉。半晌才輕啓珠唇，用純粹的京白鶯簧似的說道：「一向我知道你是英雄，這會受了誰的主使，進宮行刺，你想殺我嗎？」

王五站起來說道：「我可沒這大胆子，敢動太后一根毛髮。」才說到這裡，旁邊的榮祿已喝道：「王五休得無禮，說得好聽些。」西太后却不讓榮祿說下去，攔着道：「你別作聲，聽王五講。」

王五繼續說道：「小人和宮裡的李總管，無怨無仇，前兩天他無故派人來騙我，把我麻翻了，招到他的私宅去，便要殺害我，若非上蒼保佑，早已死了。小人逃生後，這口怨氣難消，要不找他算

賬，天下英雄便要笑我王五沒志氣，受人欺負不敢作聲。還打什麼不平。我要找他，他躲在宮裡不出來，因此追住進宮裡來，目的只在他一個人的身上，不想驚動了太后，罪該萬死。」

西太后聽了，哼了一聲，回頭對侍衛們說：「我原說王五不是壞人，原來其中有此曲折，這是你迫他作反的，罪只在你。」說到這裡才發現李蓮英並沒有在身旁，便問道：「蓮英呢？他怎麼不回來？這還用說，他知道自己惹了禍，怕死逃了。」

榮祿素來和李蓮英有來往，馬上替他辯護說：「李總管不是逃，剛才在九門提督府，走累了歇脚，馬上便要回來的。」西太后聽了又是哼一聲道：「我知道他爲什麼要害王五，他平日聽到我時常提起王五的名字，心裡不痛快，妬忌他，就想暗地裡害死他，這奴才眞是可惡。」回頭又對王五說道：「王五，咱家見你是英雄，連你的同夥也赦免。可是，你們得答應我以後不再這樣的胡爲。再說，你們是怎樣進宮的，怎的一下子就到了我的床後面，破鏡而去，是有地道嗎？」

西太后一連串的說着，王五只好聽一句應一句是。西太后說完，抬起頭來再向王五一看，只見他神色凛然，不禁心悸，重新低下頭去，似乎在想什麼，半晌才慨然的說道：「你們走吧，咱家的雍和五虎都給你傷了，以後有什麼事，你得照顧照顧我。」

王五沒說什麼，只高聲說了一句「謝太后」，回身就走。西太后叫着他道：「你們用不着從地道走了。咱叫人領你們出宮去。」王五畧一遲疑，也就答應了。秀堂背着郭天成，來到太后面前見過禮，隨着宮中內監，向前殿就走。大喇嘛克仁還躺在地上，他要一時三刻後才能活動如常。

西太后轉過身來瞧着王五的背影，依依不捨，看看王五將要去遠，又叫了他回來，說道：「王

五，我會懲治李蓮英的，以後你別再找他，念他侍奉我一場的功勞。看在咱家的面上，饒了他吧。」

王五慨然答道：「旣是太后不難爲我們，我們也就不和他作對罷。」說着一轉身跟着秀堂的後面，直出午門，這時已是月落參橫，城門已大開了。

回到廠裡，王五才發覺那把青鸞寶劍失落在宮裡。也無意去取，不料次日西太后使個內監，把劍拾到送來。王五見得西太后如此籠絡，心裡反而着慌起來。借意保鏢，別了天成秀堂出京，到天津去暫避。到了次年，義和團事起，才回到北京，這時他又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並救了一個名叫翠雲娘的紅燈女子。日後再寫出來。

本書就此結束。

清 宮 戰 喇 嘛

著作者：彈 劍 樓 主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環 球 印 刷 所

定 價：八 角

 3560.98.40

Printed in Hong Kong.